联合国 S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3428
23 September 1994

CHINESE

第三四二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4年9月23日星期五，下午4时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	亚涅斯-巴尔诺沃先生	(西班牙)
成员国：	阿根廷	卡登纳斯先生
	巴西	瓦利先生
	中国	何亚非先生
	捷克共和国	库凡达先生
	吉布提	奥拉海耶先生
	法国	默里梅先生
	新西兰	基亭先生
	尼日利亚	甘巴里先生
	阿曼	哈桑先生
	巴基斯坦	马克先生
	俄罗斯联邦	拉夫罗夫先生
	卢旺达	巴库拉姆特萨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戴维·汉内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奥尔布赖特夫人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在本记录印发日期后的一个星期内送交逐字记录科科长(C-178)。

94-86399 (c)

下午5时1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局势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阿富汗、阿尔巴尼亚、孟加拉、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加拿大、克罗地亚、埃及、德国、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约旦、马来西亚、塞内加尔和土耳其代表的信,他们在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对安理会议程上这个项目的讨论。根据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按照《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萨西尔贝先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诺比洛先生(克罗地亚)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法哈迪先生(阿富汗)、库拉先生(阿尔巴尼亚)、拉赫曼先生(孟加拉)、弗雷谢特夫人(加拿大)、埃拉拉比先生(埃及)、格拉夫·楚兰曹先生(德国)、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印度尼西亚)、哈拉齐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阿布·奥德赫先生(约旦)、拉扎利先生(马来西亚)、西塞先生(塞内加尔)和巴图先生(土耳其)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上就座。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还收到1994年9月23日德拉戈米尔·乔基奇大使向安全理事会发言的请求。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邀请他在安理会审议其面前项目过程中发言。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项目。安理会是根据在其事先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安理会成员面前有文件S/1994/1083,其中载有安理会在事先磋商过程中拟定的一项决议草案的案文;文件S/1994/1084,其中载有阿根廷、捷克共和国、吉布提、法国、德国、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俄罗斯联邦、卢旺达、西班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提交的一项决议草案的案文;和文件S/1994/1085,其中载有捷克共和国、法国、德国、俄罗斯联邦、西班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提交的一项决议草案的案文。

我还要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以下其它文件:S/1994/1037、S/1994/1038、S/1994/1046、S/1994/1056和S/1994/1087,其中分别载有1994年9月7日、12日、14日和22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94/1040和S/1994/1072,其中分别载有1994年9月9日和19日克罗地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94/1044和S/1994/1079,其中分别载有1994年9月8日和21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驻联合国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94/1052和S/1994/1062,其中分别载有1994年9月14日和16日克罗地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1994/1055,其中载有1994年9月9日斯洛文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94/1060,其中载有1994年9月15日南斯拉夫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94/1074,其中载有1994年9月19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该信转发了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指导委员会共同主席关于建立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赴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特派团和该特派团开始行动的报告;S/1994/1075和S/1994/1076,南斯拉夫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分别于1994年9月19和20日给秘书长的信;S/1994/1081,1994年9月21日法国、德国、俄罗斯联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和S/1994/1088,1994年9月22日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第一位发言者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代表,我请他发言。

萨西尔贝先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向你

保证我们将同你本月份的努力尽力合作并赞扬你迄今的工作。

也请允许我对尤里·沃龙佐夫先生上个月担任安理会主席和过去20多年来作为我们的同事进行的长期服务表示赞赏。

我国代表团对安理会面前的三项决议草案肯定有着正反两面意见。另一方面，我们对把这些决议草案提交到安理会的方式的见解是毫不含糊的。

不幸的是，正是把这些决议草案提交安理会表决的程序最能表明接触小组和平进程的效力和正直以及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侵略、人权和人道主义危机所作的全面反应有问题。

我们确实赞同文件S/1994/1083所载的决议草案，其目的是处理目前在我们共和国塞族控制地区对成千个男女和儿童犯下的种族清洗罪行。

但我们必须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甚至在人权组织发出无数呼吁、报界发表无数报道、向安理会提出证据和甚至在巴尼亚卢卡主教这样的人士直接向安理会提供目击者报告之后，需花三个多月才把本决议草案交付表决？在罪行已经犯下，煽动犯罪的人现在受到放宽制裁的奖赏之后才终于把本决议草案付诸表决，不是颠倒了优先顺序？

第二，为什么要冲淡决议草案，以减弱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在实行种族清洗地区部署其部队的承诺？难道安全理事会可以发出这样的信息，即士兵们将不敢到那些老人遭毒打、妇女被强奸、年青人被送去强劳和被关进集中营后再无音讯，以及幼童被迫赤脚穿过战场和布满地雷障碍的地区？

我的确理解，这些士兵得到进行种族清洗的人的适当邀请后进入这些地区较安全，但我冒昧直言，一个强奸犯或猥亵者总偏向于不要有目击者，而且肯定不要有执法人员看到他们犯罪。

但是，我确实希望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联保部队指挥官将同他安排外国要人访问姆拉迪奇将军时一样成功的确保他的部队被邀请进入巴尼亚卢卡。如果联保部队要对和平进程及其全面人道主义使命作出积极贡献，它不能只限于在没

有和平可保的地方执行传统的维持和平任务和等待战犯邀请他们去制止其犯罪。

否则的话，我们并不为一些人的末日景象的预测所动，他们现在提倡联保部队继续发挥作用，以此为借口背弃他们对取消针对我国政府的武器禁运的承诺。

我们也确实支持文件S/1994/1084所载有关加强对所谓的波斯尼亚塞族的制裁的决议草案的精神。但是，我们必须对这项措施实现预期目标的有效性提出疑问，尤其是扭转侵略和种族清洗的后果。

我们提出了更有可能推动后几项目标的修正案，但遭到提案国的忽视。为忽视我们提案提出的理由看来反映了接触小组内部的政治，而不是对预期目标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全面和平的影响。

我们也必须对本决议草案的实际执行提出质疑。我们如何区分所谓的波斯尼亚塞族与克罗地亚或克拉伊那塞族？后两者不是本决议草案的对象，但实际上充分协调他们的活动。我们如何把巴尼亚卢卡罪恶阴谋的黑手同其在贝尔格莱德的大脑、灵感和身躯分开？

目前仍在被占领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形成的正是贝尔格莱德的幻想。是塞尔维亚和黑山的武器在进行破坏，仍然是塞尔维亚和黑山的战术支持及其流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资源在维持侵略。

这使我们要看看载于文件S/1994/1085有关放宽对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制裁的第三项决议草案。

我们对该决议草案的反对并非出于习惯或想要进行惩罚；它产生于我们对其后果的深深的恐惧。这项决议草案不平衡；因为它在试图奖赏现已承认至少合谋犯罪和发动战争的人的同时，甚至未按承诺协助受害者对抗仍在扩大和进行中的犯罪和侵略及其后果。

第二，该决议草案损害了在科索沃、伏伊伏丁那和桑贾克对人权标准作必要改进的努力，而且未处理对克罗地亚共和国正在进行的占领。第三，该决议草案试图只是为了一些不可信的自己制定的自我监督措施奖励塞尔维亚和黑山。

塞尔维亚和黑山未被要求赞同和平计划，承认在目前边界内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这是接触小组计划的一个要素。相反，塞尔维亚和黑山因采取战术性步骤而受奖赏，而这些步骤的目的是让塞尔维亚和黑山显得同其爪牙和代理人分裂。

这使我们想到监测问题。

我们是否要相信为此目的在贝尔格莱德谈判达成的监测体制能够履行其理论上的任务?尽管为执行这项任务已经部署在边界上的人给塞尔维亚和黑山开了一张清白证明，其他联合国人员目睹了对边界的大规模侵犯。

如果监测体制的结构使其视线的范围和距离有限，那么，同一个在黑暗剧场中的人一样，它只会看到放映给它看的东西。

怎能要安全理事会依靠这样一个监测体系的权威?首先，它几乎完全依靠监测对象的合作和资源;第二，在450公里长的边界只有不到200个人员，而秘书长已两次断言这项任务需要至少800至4 000密切协调和装备精良的人。

这只能使我们得出以下两项结论中的一项结论：一，设立这一监督制度是顾及各种政治考虑，而不是认真看待这项任务;二，这套监督制度的设计以看不到即为成功，并为开脱侵略者和无心正对侵略者的那些国家提供必要的帮助。

这二项结论并不是轻易提出的。事实上，把我们带到这里的所有过程都支持这些结论。

首先，自行设计的接触小组把小组团结的形象看得比真正解决问题更加重要。

他们不仅不采取整个小组最初作为被塞族方面拒绝的和平方案的一部分而承诺支持的措施，而且当小组有些成员背弃这些最初的承诺时，选择了一条回避的道路。

第二，在一两个成员经重新考虑的想法不幸未能得逞的情况下，整个接触小组就把安全理事会变为一个可利用以达到它们自己的目的的场所，无情地操纵其方案，使不成熟和不够充分的措施合法化。

安全理事会不仅被告知决议草案不能更改，因为接触小组神圣不可侵犯，而且被

迫对这项草案进行紧急表决。

什么事情这么紧急?为什么有人如此急于避免我们各国的总统、总理和部长们参与?他们下周就到。我猜我们大家都知道,在目前的情况下,这项决议草案是站不住脚的,它使某些国家感到尴尬。

然而,最使我们大家尴尬的是,扼杀萨拉热窝,蓄意断水、断电、断煤气和切断路面交通的紧迫性被置于这份决议草案所服务的那些狭隘利益之下。

萨拉热窝的最近状况:萨拉热窝的面包房已被迫停业,人民现在已经没有面包。

我猜想许多人会同意我的看法,即安全理事会本身也是这一进程的不幸受害者。我也知道,许多不是提案国的安理会成员把它们的作用说成是爱莫能助的旁观者。

然而,除非成员们对抗为害安全理事会的这种作法,否则,他们也不得不承担它们作为为害者的那一部分责任。

一句话,我促请成员们不要支持今天这样组织和向他们提出的这份决议草案。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代表对我讲的友好的话。

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克罗地亚代表,现在我请他发言。

诺比洛先生(克罗地亚)(以英语发言):我们要感谢尤利·沃龙佐夫先生阁下上月份担任主席期间,以杰出的方式指导安理会的工作。

主席先生,我们也要赞扬你英明领导本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从本地区冲突爆发一开始,克罗地亚一贯推行一项主张政治进程而不是其他任何解决办法的政策。我国政府仍然坚定支持这项政策。我们坚决承诺支持由接触小组主持的目前的和平进程,我们欢迎该小组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计划。波斯尼亚克族和波斯尼亚人之间建立的联邦已得到克罗地亚的充分支持,我们吁请波斯尼亚塞族方面加入这两方面,也接受接触小组的和平计划。它是可使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所有各族人民避免更多可怕的人类痛苦的唯一可行的政治解决办法。

克罗地亚还欢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支持接触小组计划的决定及其采取反对波斯尼亚塞族方面的措施的决定。然而,这项决定是否真诚,这些措施是否可行或充分,现在判断为时仍太早,特别有鉴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在这方面的政治和实际上的能力。

因此,对于将在现在暂停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某些制裁措施的决议草案,我国政府必须表示严重保留。只有在安理会收到具体和无争议的证据证明不仅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而且在克罗地亚实地已有真正进展之后,制裁体制才应暂停。安理会已目睹该方三年空头许诺或自食其言,安理会成员不应被空洞的政治宣言所蒙骗。

这项决议草案能够在本地区建立一个危险的先例。贝尔格莱德将因改变它同某些代理人之间的关系而得到奖励,同时它仍然承认由这些代理人控制的非法实体,而这些非法实[illegible]继续使用贝尔格莱德先前部署的物资和人员;此外,这些资源和人员继续以某种[illegible]合作,并得到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补充。

最近对安理会宣布的比哈奇安全区的攻势就是这种合作的一个明显例证。正如我国外长1994年9月16日给秘书长的信中所指出,这场攻势就是利用在克罗地亚被占领土上的资源和波斯尼亚塞族当局控制下的准军事部队从贝尔格莱德在"进行中"协调的。安理会某些成员在这方面可能还掌握更多的情况。

波斯尼亚塞族当局和克罗地亚被占领土上的塞族将继续以多种方式补充他们的战争机器。我国代表团已在1994年9月19日的一封信中提请安理会注意一种很可能被用来违反边境封锁的方法,即空中途径,秘书长已在9月13日报告了这种违反的情况。我们希望安理会不要容忍这种新的违反"禁飞区"的行为,因为安理会已经拥有观察和防止这种违反行为发生的合法能力。

对波斯尼亚塞族进行补充的另一种途径是在克罗地亚被占领土的代理人。贝尔格莱德没有对这些代理人实行封锁,贝尔格莱德某些高级官员已公开宣称,这些代理

人将继续通过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边界过境点得到供给。决议草案和前南斯拉夫监督团问题国际会议都不会考虑这项政策带来的明显的“漏洞”问题。我们希望安理会能采取步骤,以便监督团能解决这一严重问题,并希望监督团能采取与第820(1993)号决议一致的步骤,该决议禁止向克罗地亚被占领土转运物资。

我国代表团不能忽视这一事实,即这项决议草案可能不符合第871(1993)号决议的精神,它把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实行的制裁体制同执行

“所有各项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包括同联合国克罗地亚共和国维持和平计划有关的各项决议”(第871(1993)号决议第5段)挂钩。

贝尔格莱德继续执行它把被占克罗地亚领土纳入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法律、行政和军事体制的计划。但它现在却仅仅因为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上作出半政治性的姿态而得到奖励。

我国政府将支持根据一项明确的方案暂停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制裁体制,这项方案将考虑到在实地取得真正进展和第871(1993)号决议。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承认前南斯拉夫境内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的各个新国家,将是这项方案中必不可少的第一步。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完全有能力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克罗地亚被占领土上实地实行各种必要措施,国际社会应坚持要求贝尔格莱德也施加这种压力。

克罗地亚不能接受简单政治宣言作为暂停国际社会用以寻求和平解决本地区问题的最有效的机制的基础。我们必须强调,即使这项宣言也是一种不彻底的政治措施,因为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对某一代理人的关系虽已略有变动,但它继续承认此代理人所代表的实体。

如安理会决定通过该决议草案,我们必须强调前南国际会议监督团的重要性,该监督团在资金有限的条件下运作,并且是匆忙组织起来的。绝不能容许利用监督团以达到短期的政治目标。这将严重损害接触小组目前推行的和平计划的可行性,不仅使接触小组,而且使本崇高机构的信誉及其在整个进程的实际作用受到怀疑。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克罗地亚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马来西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桌旁就座并发言。

拉扎利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很满意并高兴地看到你主持安理会。

马来西亚支持通过关于“种族清洗”和加强对波斯尼亚塞族制裁的决议,但我们反对关于缓和对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制裁。我们认为在现阶段缓和对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制裁是不成熟、不平衡的,将产生适得其反的作用。我们仍未确信,在没有有效机制全面核实之前,边界已得到有效关闭。

我们非常怀疑,驻扎在边境的135名观察员有能力监督300英里长的边界。最近,有报道说,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遭到严重违反,如塞尔维亚直升机未经许可飞越波斯尼亚北部。我们对此深表关注。这些飞机可能在向波斯尼亚塞族运送军事物品。

显而易见,目前国际观察员的力量是不足的。根据早先进行的一项研究,控制边界需有4千名士兵,更为严格的控制还需800名文职人员。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核实实际情况,在完全确信边界上没有任何违反规定或违约之前,不应做出任何仓促决定。使马来西亚感到失望的是,安理会内有能力进行谨慎适当考虑的重要国家居然容许采取有利于实现少数人目标的如此鲁莽的行动,这只能使正在捍卫其国家、争取生存下去的波斯尼亚人的处境更加恶化。急不可待地要通过该决议草案的做法既使我们感到好奇,又感到震惊。

凭善良的良心和正确的判断,国际社会如不能同时采取步骤,缓解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继续面临的军事和人道主义困境,就不能放松对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制裁。显然,在奖赏侵略者之前,至少必须同时帮助受害者,使他们免遭继续在进行的侵略带来的不详的人道主义、军事和政治后果。

马来西亚认为,在对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制裁有任何缓和之前,国际社会应确保以下几点。边界监督员应由国际社会各界人士组成,应有效地部署充足的员额塞尔维亚和黑山必须承认现疆界内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

应与国际战争罪法庭充分合作，包括交出被通缉的嫌疑犯受审。现有的安全区/禁区须予以有效保护。安全理事会应解除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武器禁运。只要“种族清洗”继续存在，包括第770(1992)、第771(1992)、第824(1993)、第836(1993)和第913(1994)号决议在内的安全理事会决议规定的更为严厉的措施就应继续实施。

和平计划起草者有责任在计划遭拒绝时采取抑制措施，并对接受计划的各方予以奖赏。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已做出了许多痛苦的让步，接受了该计划。但是，五国接触小组未能遵守其承诺。没有采取坚决行动可以被解释为五国接触小组承诺的减弱。

五国接触小组已承诺在塞族方面拒绝和平计划后采取三个步骤：加强对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制裁；加强禁区和解除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的武器禁运。但是，我们今天所审议的内容与波斯尼亚塞族拒绝和平计划后本来应该采取的措施形成鲜明对比，并且是对这些措施的全面推翻。

如安理会不能有效对付塞族侵略，全体会员国怎么可能对受联合国委托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的安理会有信心？如果安全理事会不能履行其《宪章》规定的职责，全体会员国只能要求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召开一次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

令我们感到震惊的是，波斯尼亚塞族不顾国际谴责，加速“种族清洗”运动。最近的例子发生在班查、卢卡、比耶利纳、普利耶多尔。我们要求立即停止此类活动，不论发生在何地、不论是谁干的。

此时此刻，塞族对萨拉热窝的围困在继续、萨拉热窝人民被剥夺了水和电，食品供应线也被切断。所谓的有影响国家在帮助受害者方面仍无成效的情况下，却转而急于去奖赏侵略者，这难道不是对正义的嘲讽和嘲弄？

马来西亚要表示并强调对五国接触小组所采取做法的不同看法。安全理事会在采取可能导致放松制裁的任何步骤前应听取全体会员国的意见。我们吁请安理会重

新考虑这一行动。除非国际社会以无可争辩的经核实的情况为依据完全确信，塞尔维亚和黑山因波斯尼亚塞族拒绝和平计划而确实认真和诚心断绝同波黑塞族的政治、经济关系，通过关于放松制裁的决议草案将是一个错误。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马来西亚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桌旁就座并发言。

哈拉齐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九月份的主席。你的外交才干使我们相信，本月安理会的工作已经并将继续得到有效主持。我还要感谢俄罗斯联邦前常驻代表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上月的工作。

今天安全理事会面前有三项决议草案。我们完全支持安全理事会强烈谴责各种违反人道主义法行为，其中尤其包括波斯尼亚塞族军队采取的“种族清先”这一不可接受的行径，我们还支持安理会重申，犯下或指使别人犯下这些行为的人须对这些行为承担责任。我们还支持安理会要求秘书长安排--我们认为应该立即这样做--将联保部队部署在巴尼亚卢卡、比耶利纳和其他许多有关地区。

载于文件S/1994/1084中的决议草案是安全理事会对波斯尼亚塞族军队顽固立场及其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嘲弄行为作出的反应。这项决议草案乍闻起来有加紧对波斯尼亚塞族实行制裁的味道，但咀嚼起来却没有这个味道。这项决议草案根本算不上是安理会作出的一项与塞尔维亚人的暴行和顽固程度相称的决定，这令人极为失望。

安全理事会还在讨论一项决议草案，以放松它以前决议中规定对塞尔维亚和黑山实行的制裁。安理会的一些成员指出，应该给塞尔维亚和黑山当局宽大对待，因为它决定封闭塞尔维亚与波斯尼亚塞族所占领的波斯尼亚领土之间的国际边界。这项决议草案的提案国必定猜想，封闭边界已经很有效，然后向国际社会进行了这样的描述。但这一设想并未得到证实。甚至有内容相反的资料和文件证据。我国代表团不能接受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提出的放松制裁的论点。有广泛的报道显示：上个星

期塞尔维亚直升飞机在波斯尼亚东北部上空进行了数百次飞行,其中许多似乎是从塞尔维亚起飞。此种飞行严重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用我们面前的这项决议奖励侵略者完全是没有道理的。

毫无疑问,目前的监测制度是没有效力的,不能将它作为采取放松对塞尔维亚和黑山政府的制裁之类重要决定的根据。此外,在萨拉热窝被加紧绞勒和"种族清洗"加剧进行的时候,此刻前所未有地仓促通过一项决议草案,要求放松制裁只会向侵略者发出一个错误的信息,导致他们继续其侵略和种族灭绝的残暴行径。

我国代表团记得,欧洲联系小组曾经承诺采取一系列步骤,其中尤其包括扩大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禁飞区,并采取适当步骤,解除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事实上的武器禁运。我国代表团与伊斯兰会议组织联系小组的其他成员一道认为

> "(欧洲)联系小组未能履行其承诺将使侵略者更加大胆,进一步鼓励它继续蔑视国际社会的意愿。"

在此情况下,我国代表团认为,现在采取放松对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制裁的行动时机不成熟,是不平衡而且有害无益的做法。我们认为,在采取任何旨在放松制裁的行动以前,应该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的边界监测机制,必须采取足以解决萨拉热窝被加紧绞勒和塞尔维亚人进行"种族清洗"问题的措施,欧洲联系小组必须以平衡和全面的方式履行其以前的承诺,以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得以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行使自卫权。

安全理事会通过奖励波斯尼亚塞人的主子不会减轻这场悲剧的受害者的痛苦。这将不是朝着正确的方向采取的一个政治步骤。这样做实际上是在侵略、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现在再加上高明的欺骗行为发生的时候,安全理事会向后倒退。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塞内加尔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西塞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塞内加尔代表团高兴地看到你主持九月份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你正以惯有的才干与技巧执行这项任务。我谨向你表

示我们最热烈的祝贺。

我还要感谢你的前任、俄罗斯联邦常驻代表沃龙佐夫先生上个月担任主席所做的出色工作。

最后,我还感谢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允许我参加这次重要辩论,讨论正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发生的悲剧。

西方联系小组今年7月5日提交给冲突各方的和平计划使人们产生了一些希望,认为一项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冲突的办法已最后为我们所把握。

我们有理由感到乐观尤其是因为,出自其在塞尔维亚侵略的所有关键阶段始终表现出来的对和平与正义理想的坚定承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为了达成妥协,在付出巨大牺牲的情况下同意了和平计划的各项规定。

此外,它与克罗地亚方面一道--我们在此赞扬它的勇气和政治远见--开始努力达成一项能够巩固该区域所有居民迫切期望的和平与和解的联邦式解决办法。

不幸的是,与过去的倡议一样,这项和平倡议象往常那样碰到塞族人盲目自大这堵墙而被粉碎。

塞族人拒绝接受和平计划证明,该当事方和支持它的势力没有放弃它们的计划,它们想要实现的目标正是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发起的这场侵略的根源。

波斯尼亚塞族人使敌对行动重新升级并对国际社会采取违抗态度,恢复和加紧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以及轰炸和扼制萨拉热窝的手法,破坏了数月来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存在的脆弱的停火。

使我们更感关注的是,我们从各种来源得到关于一队队直升飞机和塞族人卡车连续从空中和陆地越过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那些被塞族人占领的领土之间的边界的令人震惊的报告,这公然违反了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

这些事件使你们怀疑贝尔格莱德当局就封闭其同它们在波斯尼亚的塞族同盟占领的领土之间边界所做宣称的可信性。而且引起了对实地部署的国际观察员部队效

力的严重疑虑。

显然，如果不按照西方的接触小组于7月30日在日内瓦会晤时考虑的严格步骤做出适当答复，波斯尼亚塞族人的态度很可能使迄今为寻求和平解决所做的全部努力完全无效。

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放松对塞尔维亚和黑山所实行的制裁的任何决定，都将是不成熟的、不恰当的、危险的，而且很可能会鼓励这种违反《宪章》基本原则的侵略。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局势似乎是混乱、不稳定和危险的，足以使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在做出任何放松制裁的决定之前，保障这种决定既不会奖偿侵略者，也不会使其侵略永久化。

为此，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应立即确保有效满足下列条件：第一，以一支数量技术和装备上得可有效完成这一微妙的监督使命的部队，来关闭塞尔维亚和黑山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塞族占领的领土之间的陆地和空中边界；第二，应解除对萨拉热窝围困并使该城非军事化；第三，应把安全区扩大涵盖分给克罗地亚-波斯尼亚联邦的整个51%的领土。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塞内加尔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阿尔巴尼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库拉先生（阿尔巴尼亚）（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热烈祝贺你熟练地主持安全理事会本月份工作。同时，我谨就你的前任沃龙佐先生阁下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上月工作向其表示谢意。

我们还要感谢邀请我们就此议题发表看法的所有安理会其它成员。

我要在这场公开辩论中再次阐述我国政府的立场。我们认为，贝尔格莱德政权是过去30个月中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发生的悲剧的主要挑起者并应负主要责任。

我国代表团认为，摆在安理会面前的三份文件，证实了国际社会的诚意及其结束

敌对行动和寻求圆满解决这场漫长危机的持续努力。

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政府坚定不移地支持规定加强对波斯尼亚塞族人的制裁的决议草案；我们谴责他们对接触小组各项努力的反对。无可否认，波斯尼亚塞族人对包括接触小组最近计划在内的各种和平计划的继续反对，是摈弃作为文明国家国际关系基础的价值。他们完全拒绝合作的做法已不属新鲜，早已促使国际社会考虑其它可利用的手段来推行其和平愿望。

关于谴责“种族清洗”的决议草案，我必须指出，我们已在几次场合表示反对这种篡夺他人领土的强行、非人道和中世纪的方法。

主席先生，关于第三项决议草案中规定的放松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制裁的问题，我们确信：批准该提议，将很快导致不可逆转的后果和冲突的升级。

我们认为，放松制裁的做法将被滥用，将有利于贝尔格莱德政权，并将延长导致前南斯拉夫分裂的危机，这一现代的历史中如此血腥的一章。我们绝不可忘记，国际社会不是第一次从那些造成整个危机的人们处得到许诺。

除此之外，我国政府坚信，正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发生的事件只是危机的最明显--绝不是唯一的--体现。放松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制裁的条件，必须是解决前南斯拉夫其它问题，尤其是科索沃的问题。那里，两百多万阿尔巴尼亚人被剥夺基本人权。镇压、残杀和掠夺是警察和国家的日常工作。

一场缓慢但却无情的“种族清洗”已进行了数十年。在科索沃和桑贾克，正在发生同样的情况：“种族清洗”。在这些地区，国际观察员早已离去，他们是被南斯拉夫当局赶走的，然而，警铃声仍不绝于耳。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阿尔巴尼亚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德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格拉夫·楚兰曹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向你保证，我和我国代表团对你将给予安理会的明智建议和指导具有充分信心。我还愿表达我们对

你的前任沃龙佐夫大使表现出的领导作用的赞赏。

我代表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发言。芬兰、挪威和瑞典支持这一声明。

前南斯拉夫的危机仍使国际社会最深切关注。目前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持续的战斗和刻骨的敌意严重地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巨大和令人无法接受的人间痛苦。

欧洲联盟从危机一开始就致力于国际社会最紧张的和平努力,参与者包括联合国欧洲联盟、美利坚合众国和俄罗斯联邦,其目的是为了确保其主动行动的凝聚力。我们的目标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施加最大可能的压力,以便通过谈判解决结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战争和紧张局势。

接触小组于7月6日向各方提交了一份领土解决的建议,为和平解决提供了一个可行与现实的基础。欧洲联盟欣见拟议中的领土解决方案目前已被除波斯尼亚塞族一方以外的所有各方全面接受,并同时强烈敦促这一方也接受。

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坚定认为,安全理事会将要对之采取行动的三项决议草案构成了国际和平努力的一个重要步骤,实质上,安理会这些决定将向波斯尼亚塞族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

第一,我们谴责波斯尼亚塞族在其占领地区有系统地展开的“种族清洗”。这种持续和有系统的恐怖运动必须立即停止,并且必须使肇事者本人对此负责。在这方面,我们再次强调已设立的国际法庭以惩处在前南斯拉夫所犯罪行的工作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完全支持由安全理事会不结盟成员拟定的这份决议草案。

第二,波斯尼亚塞族必须认清,只要他们阻碍和平进程并继续“种族清洗”这种可憎的作法,他们仍将受到完全孤立。我们欢迎目前决议中提出的加紧制裁作为向波斯尼亚塞族增加压力的手段,以使其接受接触小组提出的领土建议。

第三,关于涉及停止针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某些制裁的第三项决议草案,我们一致认为,米洛塞维奇总统所作关闭边境的决定应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反应。当然,我们必须有肯定证据表明,与波斯尼亚的边境现在并将一直保持

关闭特别是针对武器和燃料，唯一例外是人道主义补给。我们欢迎载于其初始报告中的为关于前南斯拉夫问题的国际会议使团(前南问题使团)作出的安排，其目的是明确与毫不含糊地确定边境关闭是否得到执行。

这样，安全理事会以通过此三项决议草案的方式将在今天强调指出，那些选择和平道路的人将得到我们的支持，而那些坚持拒绝和平并拥抱战争的人将受到孤立和起诉。

今天将进行表决的决议草案需要一个证实其有效性的机会，虽然我们所有人都情愿立即看到结果，但使和平进程取得人们所希望的切实成果需要时间。以可能导致危险和无法预料的后果的决定而使寻求谈判解决的努力遭到破坏将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

波斯尼亚战火最终熄灭的日子必定会到来。前南斯拉夫领土上各族人民和国家在国际确认的边界内和平共存的时机必定会到来。欧洲联盟各成员相信，国际社会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强化和平努力完全一致地给予支持的时机已经来临。

主席(以西语发言)：我感谢德国代表对我讲的友好的话。

下一份发言的是埃及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埃拉拉比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谢谢你主席先生。首先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衷心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完全确信，你那人所共知的智慧和领导才能将在安理会审议它面临的国际危机时产生预期结果。我还愿向你的前任，俄罗斯联邦前常驻代表沃龙佐夫大使在担任安理会上月份主席期间所作的宝贵努力表示我的感谢。

今天，安理会恢复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局势的审议；其背景是使国际和平解决努力陷于僵局的一些动向。而这些则是由于塞尔维亚侵略者态度顽固和该方对国际法统置若网闻。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当前局势的继续和安全理事会无法采取果断和立即措施以纠正这种局势使安理会的可信性及其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监护人的能力产生疑

问。这也将整个联合国和当代国际体系处于摇摆不定之中。

我们将要开创一个历史先例：由于无法制止侵略，国际社会将无可奈何地接受一个既成事实，从而使得该问题的基本方面变得模糊。安理会也将放弃其保护和支持受害者并勇敢面对入侵者直至其遵守联合国各项决议的承诺。

安理会今天开会的目的是审查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实施的制裁情况。世界舆论已经非常清楚这方面并未取得实质进展。形势依然如旧；首府萨拉热窝仍然同外界隔绝。我们今天听取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常驻代表的发言：那里没有电而且所有的基本服务已经停止。甚至连应向人民提供基本食品面包的面包店也因为塞族禁止其获得粮食而不能营业。这违反了安全理事会所宣布的萨拉热窝的特殊地位。

政府军被剥夺了自卫手段。尽管继续遭到塞族的不断攻击，安理会所指定的安全区已被解除武装。平民的状况继续恶化，“种族清洗”仍在进行。

所有这一切需要采取一种坚定一致的国际立场。

埃及代表团要向安理会提几个问题。我们希望安理会在就放松制裁的决议草案作出决定之前将会考虑这些问题。首先，以前通过的有关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决议执行得如何？那些决议载有在审查制裁情况之前应予以执行和遵守的条款与要求。难道那些决议已经无效？

第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是否已经承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为一个在国际承认的边界内的独立国家以便使贝尔格莱德当局可以免除对造成波斯尼亚军事冲突的原因及其发展的责任？

第三，现在全世界都报道说几百架直升机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北部领空飞行，公然违反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上空的禁飞制度。如此大规模的空中飞行使人对贝尔格莱德政府有关关闭它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塞族边界的认真性和诺言产生了怀疑。如果贝尔格莱德政府真正中断了它与波斯尼亚塞族的联系，为何它不同意按照安理会（1993）第838号决议所呼吁的对它与波黑接壤的边界实行有效的国

际军事监察?

第四,贝尔格莱德政府是否准备通知联合国它同意将划归穆斯林--克罗地亚联邦的百分之五十一的领土指定为安全区?

第五,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是否表现出同起诉前南斯拉夫地区犯有战争罪的罪犯的国际法庭进行合作的必要程度?

我国代表团认为放松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制裁不是安全理事会目前应采取的恰当步骤。如果安理会采取这一步骤,将会发生一个错误的信号。产生重大的消极影响。相反,安理会必须肩负起其历史职责,大胆地在下列两项行动方针中作出选择:要么履行其《宪章》的授权并采取《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强调性措施,这样安全理事会将会表明它在所有地区和各种情况下都对侵略者实施了早先通过的决议而未使用双重标准;要么其行动方针应为解除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武器禁运,以使该共和国政府能够从事合法的自卫。这将允许成员国向该国政府提供援助,使其根据《宪章》第五十一条规定的单独和集体自卫权来保卫其领土。

特别是自从宣布的安全区根据安理会决议被解除武装以来,我国参与的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正驻扎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境内,以保护该领土及其居民。因此,联保部队必须对这些地区提供真正的保护,直至波黑共和国政府军能够防卫其领土。埃及代表团认为,在目前权力真空的情况下,坦率地说,联保部队现在或将来的可能撤出,只意味着将那些地区及其手无寸铁的平民拱手交给侵略者同已被武力获取的其它领土一块被吞并。

最后,波黑共和国政府已表现出灵活性,并同国际社会进行了合作。它已接受了历来所有阶段的和平解决计划。现在是安理会应进行反思的时候了。它应考虑其《宪章》规定的责任,并且在通过放松制裁的决议草案前审查根据《宪章》第七章通过的但并未得到执行的决议。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埃及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土耳其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巴图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非常高兴地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九月份主席。我们相信在你的干练指导下。安理会将成功地履行其职责。我还要向俄罗斯联邦的沃伦佐夫大使表示敬意,他在八月份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工作。

安理会再次在此聚会审议波斯尼亚连续上演的悲剧。我们在安理会许多场合都对国际社会没有对波黑严峻形势作出适当反应表示了深切的苦恼。但是,尽管我们和他人一再呼吁,安理会的几项决议仍未得到执行。'种族清洗'这种令发指的罪行已在加紧进行。对萨拉热窝和其他安全区的扼杀,并未能制止。侵略者仍在继续公然蔑视国际法,测试国际社会制止侵略者的意志。

安理会面前有三项决议草案。第一项决议草案载于文件S/1994/1083中,涉及波斯尼亚塞族所犯下的持续的和有组织的恐怖和"种族清洗"运动。第二项决议草案(S/1994/1084)建议进一步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孤立波斯尼亚塞族。我们认为这两项决议草案都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及时步骤。极为重要的是应立刻通过并有效的执行这些决议草案。

然而,我们对安全理事会文件S/1994/1085中所载的第三个决议草案的时机和内容都持有严重疑问。

塞尔维亚声称它已封闭了它与塞族人占领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之间的边界,这应有效地核查。我们在这方面只看到一个象征性的步骤。几天以前,在9月17日,建立了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塞尔维亚和黑山特派团。该特派团的权限和地位是不清楚的。甚至不准许把特派团的成员称为监测员。他们如何能够以如此有限的人力和资源来控制一条很长的边界是一个应该妥当回答的问题。

尽管存在所有这些合理的疑问和悬而未决问题,但在特派团成立两天之后,我们得到了一份"快速修补"的报告。这份报告的结论与独立来源的报道是直接抵触的,这些报道说,在塞尔维亚和黑山与塞族人占领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之间一直持续着未经批准的直升飞机飞行。我们已呼吁安全理事会主席推迟审议放松对塞尔维亚的制裁的决议草案,以便进行一次尽可能全面的调查。令人遗憾的是,我

们的呼吁没有得到有利的考虑。

当“种族清洗”运动已经加快,对萨拉热窝和其他“安全地区”的扼杀已经加紧的时候,放松对塞尔维亚的制裁将成为向侵略者发出的又一个错误信号,并破坏和平进程。

我们必须集中精力考虑怎样能够制定有效和有意义的强制措施,以便执行波斯尼亚塞族人蔑视国际社会的意愿再次拒绝的最新的国际和平计划。五国接触小组曾做出承诺,该计划如遭拒绝,便加紧对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制裁。而我们现在正朝相反的方向进展。我们担心,这将使国际社会的信誉遭到又一次打击。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在经过长时间后终于恪守其承诺,并开始根据这些承诺采取行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已本着诚意接受了和平计划,仍在期待着五国接触小组的保证得到履行。在这方面,我们希望进行真正和有效的边界监测,对加紧扼杀萨拉热窝的行动采取对应措施,扩大禁飞区,并采取适当步骤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的事实上的武器禁运。

我们强烈敦促塞族方面停止为巩固其领土占领所开展的种族灭绝运动,并接受和平计划。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就应该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提供所有必要的手段来行使其固有的自卫权利。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土耳其代表对我的美言。

根据在会议早些时候做出的决定,我现在请德拉戈米尔·乔基奇大使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乔基奇先生(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今天正在审议部分停止执行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制裁的问题。我们将此视为一个重要的步骤,它将为加速该地区的和平进程打开新的前景。

1992年5月30日,安全理事会通过第757(1992)号决议,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公民实行制裁,不公正地单把他们挑出来,作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内战的唯一罪魁祸首。自从对一整个国家做出这个史无前例的判决以来,一百二十个星期已经过

去了，甚至连上诉的权利都不给。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各族人民被判处与当代世界完全隔绝，从而成为违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集体惩罚的受害者。

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制裁是以政治为动机，其实行的依据是对南斯拉夫危机的根源有偏见和单方面的指认，是根据关于冲突的性质和起因的虚假前提和误解，以及关于解决冲突的办法。

国际社会由于选择了承认批准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不合宪法地脱离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并且其组成民族之一没有参加的公民投票的结果，从而在无视宪法规定的情况下赋予克族人和穆斯林权利，来决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塞族人的命运。这样，只有塞族人民被剥夺了宪法保证的自决权利，这是赋予前南斯拉夫所有其他各民族的基本人权之一。这是使得内战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国际社会非常了解这一事实：承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各关键决策人后来承认，这样一个决定是错误和不成熟的，直接助长了随后的一连串悲剧事件。

法国的密特朗总统最近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的采访时说：

“国际社会允许南斯拉夫在共和国内部的边界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分裂，因此犯了一个错误。”

密特朗总统还感到奇怪，

“为什么内部的行政区边界自动变成了国际承认的边界。”

其他知名政治人士的许多声明也都强调了在达成全面政治解决之前过早承认前南斯拉夫各个共和国的错误，而这的确引发了内战，这些人士包括南斯拉夫问题会议前主席卡林顿勋爵；秘书长特别代表赛勒斯、万斯；意大利前外交部长詹尼・德米凯利斯；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联合主席欧文勋爵；美国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欧洲联盟主席雅克・德洛斯；法国前外交部长罗朗、迪马，此外还有许多人士。美国前国务卿享利、基辛格先生在1993年2月25日《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中说，波斯尼亚除了在地理意义上之外并不是一个国家。他又说，并没有本身意义上的波斯尼亚人，仍然弄不清楚的是，为什么竟会认为拒绝在相对较大的南斯拉夫境内共处的同一些

种族集团将能够在小小的波斯尼亚共处。这些说法虽然姗姗来迟,却证实了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从南斯拉夫危机一开始便一直主张的立场。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遭到错误的指责,说它参与了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领土要求,尽管事实真相是,它再三地承认并在1992年4月27日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议会的宣言中明确表明,它对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任何共和国都不怀有任何领土要求。

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因被指称进行侵略而遭到制裁时,在其领土之外根本就没有一名南斯拉夫军队的成员。

在实施制裁之后,国际社会很快就承认以下这一事实,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危机并不是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参与的后果,而是一场真正的内战,其中包括了种族间和宗教间的冲突。

不幸的是,所有这些事实都蓄意地遭到了无视。尽管广泛承认的情况是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明确地支持了国际社会所有的重大和平倡议,但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制裁不仅仍在进行,而且更加严厉。

尽管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本来就从未接受对其实行制裁的理由,但它还是表示了对国际社会的充分合作,并满足了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中所载的所有条件。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已不断地作出努力,以期达成一项和平通过谈判的办法来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危机。

应该回顾的是,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支持了所谓的库地雷洛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治和领土安排计划,该计划是在悲剧性的冲突发生之前就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三个种族签署的。但是,尽管穆斯林一方开始时接受了该项计划,但它后来却在某些外国的影响下撤回了它的同意。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已竭尽全力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塞族接受万斯-欧文计划。安全理事会无视也不顾这一事实,在其第820(1993)号决议中决定加强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制裁。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支持了而且波斯尼亚塞族也接受了所谓的欧文-施托尔滕贝格计划,而该计划实际上替代了后来被其制订者放弃了的万斯-欧文计划。该计划也遭到穆斯林一方的拒绝。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塞族施加了一切影响力,劝他们接受欧洲联盟以贾比-金科尔倡议为基础的《行动计划》,而他们也的确接受了。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全力支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接触小组的努力,以便在《日内瓦宣言》的框架内谋求和平解决办法。应该提出的问题是,只是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实行制裁而克罗地亚却将其正规部队部署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而全然不受惩罚,那又如何可能做到这一点呢?

南斯拉夫政府及其两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已公开促请波斯尼亚塞族接受接触小组的计划作为促成恢复和平进程的一种途径。联邦政府已请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对接触小组的建议采取明确的积极立场,以便表示其对和平与和平进程的承诺。在接受妥协的和平与战争逐步升级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时,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从未犹豫过要选择和平。虽然不能说接触小组已考虑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塞族人民的某些重大利益,但同样也不能说它反对他们。该计划事实上承认了塞尔维亚共和国并保证了它与克罗地亚-穆斯林联邦的边界,以此使波斯尼亚塞族实体正式化。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认为,牺牲和平就会导致新的甚至是更大的灾难。

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已一致同意认为波斯尼亚塞族实体可以与塞尔维亚以及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结成联邦的关系,就象已允许克罗地亚-穆斯林联邦与克罗地亚共和国结成邦联关系一样。

但无疑妥协是必需的,和平胜于战争,生命和理性必须战胜死亡和破坏。

正是这种理由和逻辑促成了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中断了与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并关闭了与他们之间的边界。

为了简化手续将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不受阻挠地沿着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边界运送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联邦政府建议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的代表与南斯拉夫红

十字会在边境路口共同合作。南斯拉夫政府的这一提议已被接受,而且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人道主义特派团的成员已经在实地工作。

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全心全意地支持接触小组计划但冲突的任何一方都作出最大努力来实现和平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危机的时候,合乎逻辑的做法是安全理事会应作为紧急事项而解除制裁。

进一步坚持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人民进行集体性的惩罚--加上某些国家坚持解除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武器禁运--这是一种荒唐可笑的政策。这将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加剧冲突,不但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而且对整个地区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而我们相信,这种情况不可能是安全理事会的目标。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认为,部分地暂停现行的制裁是对南斯拉夫态度的一种重大转变。但是,仅仅是部分解除制裁,并没有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在谋求公正持久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危机的进程中所起的建设性作用和贡献作出充分的反应。

决定开放贝尔格莱德的机场以及黑山海岸的巴尔与意大利巴里之间的轮渡服务供民用交通使用并暂停在体育和文化方面的制裁,这肯定是朝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虽然范围十分之小。在体育、文化和科学方面的国际合作是人类传统的重要部分,不应遭受任何的障碍。

现在真正需要的是全面取消一切制裁。安全理事会应紧急审议此事。这是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危机获得最终政治解决的最快和最佳的方式。

因此,十分不幸的是,为最终和彻底取消所有制裁确立了条件,完全是为了保持政治压力。国际社会通过安全理事会继续因为--个主权国家无法控制的事件而惩罚该主权国家的公民的作法。当然不应利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来玩这种政治把戏。

此外,把进一步停止制裁与当在开始实行制裁时无效或与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危机无关的条件联系起来更令人难以理解和的确无法接受。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正当地期望,本决议的通过将加速取消一切形式制裁进程的势头,恢复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在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的合法权利,使它充分返回国际社会。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坚信目前的和平进程。我们呼吁接触小组继续其工作,尽快达成考虑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三方要害利益的最终解决办法。有一方不满意的任何解决办法将只会使冲突升级。任何其它选择不仅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交战各方,而且对整个国际社会都充满着风险和无法预见的后果。

尽管国际社会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采取了毫无根据的消极立场,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将继续一如继往地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和平进程和前南斯拉夫领土一切未决问题的解决作出重大贡献。因为本政府深信,除和平外没有其它选择。

最后,允许我作出以下声明:我国代表团表示遗憾的是,一些国家利用这次会议的机会重复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众所周知的指控,而这些指控基于毫无根据的武断的想像。这种主要为了满足国内政治和宣传需要而不值一驳的立场无助于结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民族和内部战争。相反,进一步煽动战火,使无辜平民日益受害于其后果。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和平不可能通过单方面的指责和冲突一方非理要求取消武器禁运实现。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通过三方谈判达成的和基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三方人民利益的政治解决办法。因为,正如我所说过的那样,除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现和平外,没有其它选择。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下一位发言人是加拿大代表。我请她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弗雷谢特夫人(加拿大)(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由于这是我国代表团在你就任安理会主席后的第一次发言,请允许我向你表示真诚的祝贺并向你保证我们最充分的合作。我们知道你将以极为干练和公正地完成你的使命。

我还向你的前任,俄罗斯联邦的前常驻代表表示祝贺,祝贺他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8月份的工作。

几个小时前,加拿大政府在其议会进行了充分的辩论后,宣布把对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目前的支援再延长六个月。我国政府的这个决定是在安理会就延长该部队任务期限做出决定之前,经过反复考虑后作出的。

这不是件简单的例行公事。我们知道联合国及其成员国在前南斯拉夫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我们自己维持和平的传统使我们更关心,联合国和加拿大的维持和平部队应成为和平的力量,而不是不采取行动及推延行动的借口。

我们认识到,寻求持久和公正的解决方法是没有捷径的。各方都必须放弃军事选择和武器比谈判更为有利的期望。因此,我们反对取消武器禁运,因为我们深信这将导致冲突的升级;中止联保部队的人道主义使命和逆转和平的前景。

我们认为,安理会今天面前的决议草案朝着实现谈判解决迈出了虽小,却是重要的一步。这些草案表明了国际一致努力,向阻拦谈判解决的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增加压力。

减轻对贝尔格莱德的制裁的决议草案是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塞族领导人的一个挑战:“履行你们的承诺”。我们理解一些安理会成员在这方面的关切。负责漫长和本身松懈边界的为数不多的国际观察员刚刚到达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加拿大人员将迅速加入他们的行列。

我们要告诉贝尔格莱德:“我们欢迎你们接受接触小组计划,因为它是你们赢得国际社会信任的关键。我们期望你们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特派团进行密切合作。边界控制不能放松或有漏洞,特别是在军方直接接触点上和在门的内哥罗边界一带。我们对这些决议草案规定了经常和定期审议而感到满意”。

这些决议草案对波斯尼亚的塞族人讲得很清楚:“你们的固执是行不通的”。令加拿大感到高兴的是安全理事会正在决定批准加强对帕尔的制裁,同时谴责在班贾卢卡和比耶利纳的“种族清洗”。加拿大和所有加拿大人对这种令人厌恶的政策

极为憎恶。我们在这种作法停止前，将无法与塞族代表保持正常关系。所有塞族人应该认识到他们有责任确保自己的名声不被这种涛天罪行不可挽回的沾污。

（以法语发言）

加拿大在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和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的领地上有相当的经验。我们知道获得持久和平将是困难的。我们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接受任何种族排外和弱肉强食的解决办法。

我们延长对联保部队支援的决定证明我们履行对联合国及其本组织原则的承诺。这一承诺表明我们相信这些决议草案将得到诚意和有利于和平的执行。

接触小组已提出了一个框架，可使有关各方放弃残酷的战争逻辑。我们敦促冲突各方和本会议的所有与会者不让这个和平的新机会再次丧失。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加拿大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我名单上下一位发言者是约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巴泰奈赫先生（约旦）（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坚信，由于你的能力和智慧，你将成功地主持安理会工作。

我还要感谢你的前任，他成功地主持了上个月安理会的工作。

安全理事会已经召开几次会议并通过多项决议，试图处理联合国一会员国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悲惨局势。不幸的是，这种悲惨局势正在影响该会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还多次践踏该国人民的人权，他们是种族清洗灾难及其相伴而生的大规模屠杀、强奸和践踏人类尊严暴行的受害者。

安全理事会这个被授权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机构尽管依照《宪章》在所有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上并在一些起复杂性大大超过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情势中拥有权利和能力，但它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上完全没有履行其责任。我国代表团在安全理事会召开的各次会议上都曾谈起这个问题，而且大家都熟悉我们的观点。新观点和我们要再次讨论的问题涉及到安理会处理这场悲剧各层面时出现的新的潜在危险趋势。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种趋势可能使问题复杂性，

并把该局势推向边缘。这里我们说得是,安理会通过允许它们加紧对其受害者的控制,奖励间接侵略者即塞尔维亚和黑山、加强直接侵略者即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地位的趋势。

我刚才提及的奖励是,安理会愿意或打算根据就所谓关闭塞尔维亚和黑山同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一方的边界,以防武器流动所作的保证,放松其对该侵略国的制裁。但是,约旦没有看到应该奖励此类保证的任何新事态发展。这里涉及到一些危险的因素,会在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和波斯尼亚穆斯林之间权利军事上造成严重失调。即使我们选择不相信各项国际报告,特别是联保部队提出的报告,这些报告都对关闭这两国之间的边界和终止战略物资的流动表示怀疑,我们仍不能忽视支持这种怀疑的该局势各实际方面,例如除其他事项外,建造次要和临时的道路和桥梁,其唯一目的一定是非法运输武器。我们也绝不能忽视新闻界关于塞尔维亚过去几个星期在波斯尼亚北部出动直升飞机的报道。我们不能排除这些直升飞机运送战争物资的可能性。

如果安理会下定决心采取这项措施,现在它保证今后改变其行为的基础上奖励侵略者,则我们只能请各位想想受害者并把你们将慷慨给予侵略者的一些东西赠予它们,以便至少使受害者有可能承受侵略者利益将不断增加的消极结果。我们确实希望,如果安理会认为应放松对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制裁,则安理会也会认为应采取措施,帮助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减轻其人民的苦难,并少给它添一些因塞尔维亚持续侵略而面临的防御困难。简言之,对塞尔维亚和黑山制裁制度进行的任何审查都必须包括其他相伴的措施,其中应包括国际社会的有效边界监测和空中监视。安全理事会必须公布发生的所有违约情况。

塞尔维亚和黑山还必须在目前边界内承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如果不这样做,塞尔维亚接受和平计划就将只是一种伎俩。

如果安理会重新审议制裁问题,它就必须使塞尔维亚同意与国际战争罪行法庭在使出庭方面进行合作的方式这样作。我们还认为,现在迫切需要采取行动,以便使

安全区更加能够有效自卫，并制止对这些地区的违约行为和侵略行径，这特别是因为一些此类侵略行径有所增加，而联保部队没有对侵略者采取任何行动，从而只是鼓励北约部队不采取必要行动。

安理会还必须重新审议解除对波斯尼亚实行的武器禁运，把它作为迫使塞尔维亚人接受和平计划和使波斯尼亚能够面对包围和占领局势的手段。

在要求安理会采取我们刚才阐明的各项措施同时，我们还要提醒安理会，接触小组已承诺，在塞尔维亚人拒绝和平计划时，加紧对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制裁，并加强安全区的安全和解除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行的武器禁运。鉴于这一切都没有做，而且很可能采取完全相反的行动，因此在放松对塞尔维亚一方制裁之前至少应该采取我刚才阐明的各项措施。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约旦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阿富汗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法哈迪先生（阿富汗）（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由于我相信我在辩论的本阶段中再次是最后一个发言，我谨向你并向你在过去一个月中主持安理会工作的明智和高超的方法表示敬意。我们也向你的前任沃龙佐夫大使表示赞赏，他在8月份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完成了值得注意的工作。他的技巧确实是我们人所共知的。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以认真的态度注意到并仔细地考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大使的发言。萨西尔贝大使的话是重要的，不仅是在有关安理会成员在这些决议草案付诸表决时采取的立场方面，而且也在有关未来的方面。同样，克罗地亚大使和阿尔巴尼亚大使向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情况--这些情况非常可靠，因为他们来自该区域的现场。至于阿尔巴尼亚大使告诉我们有关科索沃和桑贾克的情况，我必须说这种问题必须得到及时解决。不能让事态发展到我们承认它是重要的但却为时已晚的阶段。

另一位发言者乔基奇大使也表示希望看到和平进程的加快，但他指责安全理事会在偏见的基础上和处于错误的前提采取行动。此外，他也存心兼收并蓄，部分引证

了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知名人士的讲话,其方法显然并不特别值得赞赏。

文件S/1994/1083所载的有关“种族清洗”的决议草案提出的太晚了,实际上,在这方面的优先次序中存在着矛盾的因素。这项决议草案无疑应当获得某种优先地位。它的缺陷就是未能回顾联合国必须采取切实步骤确保结束“种族清洗”的事实。不然的话,安全理事会迄今所做的全部努力将实际上等于零。

文件S/1994/1085所载的呼吁放宽对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制裁的决议草案显然为时过早。这是一项仓促的倡议,是在获得以前的罪恶不会重复的充分保证之前制定的。这不值得获得这样高的优先地位。我们不相信贝尔格莱德的政治声明的真实性或诚意。

在塞尔维亚同被波斯尼亚塞族人占领地区的共同边界上显然需要关闭边界--要有效地加以执行。此外,应防止未经授权的直升飞机和飞机的飞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控制现场的局势仍然是一个关键的实际问题。该决议草案中的规定看来并未说服安全理事会该领土是安全的。

对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来说同样重要的是再次关心萨拉热窝正在发生的情况。必须帮助其市民能够在街上安全行走,去取水和获得食物而不用害怕狙击手。显然,还存在着我们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同事提到的食品、电和其他这类必需品的问题。

有一项决议草案应该摆在我们面前却未被提出,这就是取消武器禁运--波斯尼亚人需要这些武器进行合法自卫。乔基奇大使把这说成是荒唐的,实际上,维持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武器禁运是让安全理事会坚持某种非法做法的方法,从而应对该国发生的所有事情,包括“种族清洗”负责。

我国代表团几次在这里表示,安全理事会从未打算延伸第713(1991)号决议的范围,把其应用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安全理事会或任何其他法律当局的任何决议都不应当以任何方式篡夺或以任何方式限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根据《宪章》

拥有的权利,特别是第51条提出的有关单独或集体合法自卫的规定。

只要有明确证据表明维持这种禁运有利于种族灭绝,任何这种禁运根据国际法都是无效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北部最近的事件证实了这一事实。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阿富汗代表的发言和他对我所讲的客气话。我请他在安理厅一旁为他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孟加拉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拉赫曼先生(孟加拉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同其他人一起祝贺你担任本月份主席。我国代表团还愿向你的前任,俄罗斯联邦的活龙佐夫大使表示敬意,感谢他以其方式主持上月份安全理事会垢工作。

这场辩论已经进行了很久,我发言将简短。孟加拉国仍然深切关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以往武装侵略、种族灭绝的历史,导致滥轰滥炸的一系列行为,使用毒气、种族清洗和继续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表明,在该地区,人类的苦难仍然显而易见。

我们都曾听见在塞拉热窝及其四周地区达成的停火安排。然而,违反停火,使用重炮和随便攻击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人员的情况继续发生。执行全面停止敌对行动和把安全区扩大到整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共同目标仍然远远没有实现。仍然确有必要采取适当措施,加强联保部队,确保防止进一步的侵略以及得到人道主义援助,特别是确保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联保部队、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事务处),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畅通无阻地进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许多被包围的地区。

我们大家都已一再重申我们支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这种肯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推断就是,在胁迫之下就土地所有权问题能够做的任何事,所说的任何话都应该被宣布无效,尽而便于流离失所者返回。

鉴于这一局势状况,虽然我们支持加强措施以加紧制裁,支持关于"种族清洗"的决议草案,但孟加拉国认为,任何导致制裁松懈的决议不仅为时过早,而且会起反

作用。同现实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并不相信能够成功地监督边界，除非加强联保部队。

国际社会的公开目标一直是协助各方取得一种所有各方面都能接受的谈判解决办法。鉴于过去口是心非、出尔反尔的历史已造成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被逐步肢解的情况，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加紧而不是放松压力，以求解决。对付谈判解决道路上的任何障碍必须用加强制裁，扩大禁区，并最终取消武器禁运的威胁，以便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能够行使他们固有的自卫的权力。我们认为，不这样做就等于姑息养奸，就是争取谈判解决努力的挫折。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孟加拉国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我谨通知安理会成员，我收到了突尼斯代表的来信，他在信中要求邀请他参加关于安理会议程上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这位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阿布杜拉赫先生(突尼斯)在安理会会议厅一旁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突尼斯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阿布杜拉赫先生(突尼斯)(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让我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9月份安理会主席并以堪称典范的方式指导安理会的工作。

安全理事会现在仍再度讨论一个不断牵动世界良知的问题。我们原希望安理会这一崇高的机构，在通过所有这些决议，在对塞族方面发出所有这些呼吁，要求它们遵守国际法之后，能够对安理会的行动和当地的现实状况进行一次彻底的审查。这样安理会就会得出结论，即它对侵略者所提出的无数要求没有产生一点结果。更加糟糕的是，侵略还在继续。

塞族部队仍然非常傲慢，继续蹂躏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平民人口。

令人震愕的“种族清洗”的做法还在继续，其极力的程度同过去毫无差别。

萨拉热窝仍被作为人质，塞族战争机器无情地向其他地区，包括班查卢卡和比耶利纳推进，随之而来的是恐怖和暴行。即便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和人道主义组织的职员也未能幸免，继续遭挑衅和危险。这一悲惨局势似乎永无止境。面临这样的局势，似乎没有理由放松对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制裁，因为唯有塞尔维亚和黑山应对这一正在向欧洲扩散及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毒瘤负责。仅在昨天，我们都听说波斯尼亚领空遭贝尔格莱德派遣的军事飞机的侵犯，这些军事飞机不是为了分发援助，也不是为了揭露胡作非为，而仅仅是为了在平民中散布恐怖和蔑视国际舆论。

奖赏一如既往地继续违抗国际社会、制造“种族清洗”的主要罪魁祸首、侵略者，难道符合逻辑？我们认为这不是安理会在这严峻的时刻应该向塞尔维亚发号的信息，因为现在安理会本身的信誉也受到威胁，人们希望它能公正客观，指望它做出需两面派手腕进行欺诈的侵略者应得的反应。如果联合国在向侵略者实施新制裁的幌子下，居然解除旨在使侵略者改变政策、放弃吞并目标和非人行径的制裁，那么，联合国就会使自身的权威丧失殆尽。任何违背安全理事会确定的国际法的任何措施只能严重损害波斯尼亚问题的持久解决，危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严重延误在该地区实现和平和稳定的机会。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突尼斯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我的理解是安理会已准备对它面前的三个决议草案进行投票。除非有人反对，我将把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首先请希望在投票前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奥尔挨耶先生（吉布提）（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最热烈地祝贺你担任安理会本月的主席。我们相信，你出色的外交才干将继续有效地指导我们的工作。同样，我要对你的前任、俄罗斯联邦的尤利·沃龙佐夫大使表示深切的谢意，他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上月的工作。

在波斯尼亚的敌对状态持续三年多以后，现在仍不可能掌握主要对手的行为模式，也无法预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接触小组已制定了一项领土解决计划。该计划虽然违背了谴责侵略和以武力获取领土为非法和完全不可接受的几乎每一项安理会决议，仍然把波斯尼亚领土的49%奖赏给波斯尼亚塞族。

人们毫无疑问地以为难以接受的一方将是波斯尼亚政府。当时发出的信息是拒绝这一最终建议的一方将遭受可怕的后果。几乎出乎意料的是，波斯尼亚政府接受了建议，而波斯尼亚塞族断然予以拒绝。现在我们看到波斯尼亚的历史和事件以人们熟悉的方式在重演。波斯尼亚塞族已开始以可以预料的方式进行疯狂蛮横地对抗，切断了萨拉热窝的所有公共设施，使得该城市目前没有任何水、煤气和电，并恢复了狙击手的袭击和对平民和机场的炮击，从而继续不断地扰乱和阻碍运送人道主义援助飞机的飞行以及教皇和美国国防部长等要人的访问。

在这一长长的清单上我们还可以加上关闭“绿色通道”，而这是联合国车队唯一通道。我们还可以提一项违抗禁令将重武器运进武器禁区，并公然违反禁飞区的禁飞令。但是，最恶劣的是，在一些地区恢复“种族清洗”，通过强奸、恐怖、暴行、拘禁和强迫劳役等手段驱逐成千上万名穆斯林，这令人极其惊愕。连红十字也称这一局势无法容忍、可憎和对人道主义法的彻底否定。

显然，波斯尼亚塞族以历史为指导，试图使国际社会惊慌失措。它们首先试图把注意力从他们拒绝领土解决计划上引开，然后使我们提出新的建议来迁就他们。显然，在50多项决议获得通过但很少得到实施的情况下，正式接受接触小组提出的领土解决办法自然面临类似的命运。因而提出了令人惊奇的事先奖赏米洛什维奇和残留的南斯拉夫，以换取它们对波斯尼亚塞同胞严格实施制裁的许诺。自然，应要求米洛什维奇这样信誉不好的人先行动，然后才奖赏。奇怪的是，他起初指望我们相信他关于实施制裁的诺言，拒绝接受外来的监督员或观察员。虽然他最终还是同意先派135名“观看员”（我们这么称呼他们，因为他认为“监督员”或“观察员”这两个词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这离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认为必需的4 000名军事观察

员这一数目相距甚远，甚至连他所说的完全行动自由情况下也许可能完成最低限度工作所需的最少800名这一数目也相差甚多，何况这135名人员是通过前南斯拉夫共和国的警察进行工作的，没有完全的行动自由。

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之一要求部分地解除对前南斯拉夫共和国的制裁，以奖赏其承诺对波斯尼亚塞族实施新的制裁。我们希望这能成为现实。但是，波斯尼亚政府迅速接受和平计划又能得到什么呢？是否会采取步骤，纠正极为严重的军事和人道主义失衡？前南斯拉夫共和国会承认现疆界内的波斯尼亚吗？前南斯拉夫共和国是否会同意与国际战争罪法庭合作，交出已确定身份的嫌疑犯接受审判？尤其是在侵略加剧的情况下波斯尼亚的安全区和禁区会得到更有效的保护吗？对萨拉热窝和其他安全区的围困能解除吗？

在仓促地放松制裁之前应给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找出实质性答案。我们认为放松制裁非常令人担忧、不合适宜和不公正。

鉴于波斯尼亚塞族继续好战、全面对抗、继续推行可憎的“种族清洗”行径，对他们的制裁显然必须维持。因此，我国代表团将支持我们面前的有关决议草案。但是，我们对要求在具体表现和表示诚意之前部分解除对塞尔维亚和黑山制裁的决议草案有许多严重的问题和疑问。关于新的违反规定的报告，尤其是关于几百次夜间军事飞行的报告很难能使我们感到安慰。他们选择安理会审议该决议草案的时刻所表现的老练的傲慢反映了这些人对国际社会的蔑视。奖赏此类行为将使联合国在这一整个事件中所剩下的尊严受到伤害。

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很难支持要求在现阶段部分解除制裁的任何决议草案。

主席（以西班牙发言）：我感谢吉布提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何亚非先生（中国）：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本月安理会主席。我相信，在你的杰出指导下，安理会本月工作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同时，我也愿请俄国代表团转达我们对上月主席沃伦佐大使的感谢。他成功地指导了上月安理会的工作。

中国代表团对目前波黑依然存在严重的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径深表关切，并

予以强烈地谴责。我们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这种行径。我们还注意到,近日,萨拉热窝市战火重燃,人道主义局势再度恶化,我们敦促冲突各方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以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

波黑冲突已经持续多年,它不仅给波黑种族人民带来沉重的苦难,而且给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造成极大破坏。国际社会应继续竭尽全力推动冲突各方,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冲突。而冲突各方也应该表现出最大的政治意愿,配合国际社会的努力。

从波黑冲突一开始,我们就强调,波黑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应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通过和平谈判实现民族和解是解决波黑冲突的唯一途径。我们注意到,南盟在今后8月初宣布断绝与波黑塞族的联系,关闭与波黑的边界,以此敦促波黑塞族接受和平计划。我们认为,对包括南盟在内的有关各方所做的任何和平努力,国际社会都应予以鼓励。

摆在我们面前关于谴责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和放松对南盟制裁的两个决议草案原则上反映了我们的这一基本立场,因此,我们将对这两个决议草案投赞成票。

中国代表团愿在此重,我们原则上不赞成在原南地区通过制裁或采取强制性措施来解决争端。因为事实已经证明,这样做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从长远看,从波黑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不管冲突多么复杂,解决起来多么困难,都应坚持用和平手段寻求解决。使用制裁或强化制裁的作法,不仅未能达到结束波黑战争的目的,反而给该地区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痛苦,也给实施制裁的第三国,特别是南盟邻国的经济造成严重损失。

正是基于我们这一原则立场,我们将对有关加强制裁的决议投弃权票。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中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库凡达先生(捷克共和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同样请允许我祝贺在九月份担任主席,并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继续提供支持。我还要感谢俄罗斯联邦前常驻代表沃龙佐夫大使在上个月以娴熟的方式处理了安理会的工作。他上个月所作的工作是他在多年杰出地参与安理会工作后的一个恰当的告别词。

今天我们举行的会议也许是我们今年就前南斯拉夫问题举行的几次会议中最重要的一次。我们面前有不少于三项决议草案。我们认为,它们构成了一个整体。我国代表团早些时候已经表示支持谴责种族清洗的决议草案,现在他自豪地也成为其他两项决议的共同提案国。

读到有关令人发指的"种族清洗"行径的情况,文明社会的人们不禁恐惧万分。我们要给波斯尼亚塞族人一项殊荣,它用这个词丰富了我们各自语言的词汇。我相信,没有他们,这个世界的词汇可能贫乏一些。谴责种族洗清,不论他在那里发生,也不论犯罪者是谁,对安理会来说并不是什么新事情:最近我们于今年9月2日,在一份主席声明(S/PRST/1994/50)中对他进行了谴责。波斯尼亚塞族人对此充而不闻,采取轻视态度,种族清洗不仅没有停止,而且在最近几个星期更加严重。例如《纽约时报》描述最近在巴尼亚卢卡和比耶利纳发生事件是大约两年内所发生的最严重事件。

安理会重申,种族清洗的罪魁祸手应负个人责任。尽管前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国际法庭开始审理的过程进展缓慢,但它必定会胜任其工作。所有对种族清洗罪行负有责任的人将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帕莱决定绞勒萨拉热窝,切断该城的饮水、电力和天然气,结果正如我们刚才听到的那样,切断了该城的粮食供应,从而使它陷入瘫痪。这也许是因为他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而采取的一项报复措施。我们警告帕莱,我们不允许他们在所控制的领土上为所欲为地实行可想象的暴行。

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还在其他方面无视公众舆论和国际外交。国际协商员已在提出和平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争端的建议。这些建议也许不是十全十美的,但确是现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很少是完美无缺的。的确,一个很好的交易的一个迹象便是,任何人都不是对他完全满意。尽管如此,波斯尼亚塞族人拒绝了国际谈判者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每一项建议。

最近,他们拒绝了接触小组建议的领土解决方案。该建议也是不完善的。该建

议也不会强过可能是最标准的坏交易。然而,波斯尼亚塞族人对它的全面拒绝,打破了国际上容忍和耐心的限度。因此,我们将要审议的下一个决议对波斯尼亚塞族人实行了额外的制裁。他们将在政治上遭到排斥。

政治谈判的时机已经过去。他们选择成为国际上的弃儿那么好吧就这样吧:这种命运是他们的选择。他们在经济将遭到扼制。他们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交往现已成为非法;他们的资产将被冻结。然而,决议草案注意到不使食品、医药和服装等人道主义供应被切断。

看来只有一条出路:接受接触小组所提出的领土解决方案。

虽然波斯尼亚塞族人一直倔强固执,然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维尔亚-黑山)--我将简称为南联共和国--的姿态有所改变。在一项重要的政策改变中并同波斯尼亚塞族人形成对比,南联共和国批准了接触小组提出的领土解决方案。此外,它以一项突出这种变化意义的措施,决定关闭其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之间的过界,并让国际观察员监测这一边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谨对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与会者为使南联共和国的国际边界得到尽可能有效的监测所作的努力表示谢意,并对那些答应或已经派出人员帮助这一努力的国家表示谢意。

这样,自敌对活动开始以来,南联共和国的政治方向首次同波斯尼亚塞族人的政治方向分开。这种事态发展值得国际社会的承认,而这种承诺在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第三项决议草案中得到鼓励。它建议减轻对南联共和国的制裁。建议这种减轻是轻度的,或是象征性的,只是开放一座机场、一个港口,而且只是为贫民及参加文化和体育活动开放。

这种减轻的形式是暂停而非取消制裁,因此如果南联共和国领导层改变方针证明是临时性、有条件、半心半意或没有诚意的,或者如果贝尔格莱德企图经由塞族占据的克罗地亚领土而绕过对它的封锁,那么减轻的作法是可以不费力的扭转过来的。任何这种活动都会促成收集制裁。

南联共和国的领导层在过去一直极为不合作,我们不要很快忘掉这一点。它将

需要尽很大努力来赢得国际社会任何更高一点的信任程度、例如,一个进一步的有意步骤将是承认决议草案提到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在其国际边界内的独立。这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即整个国际社会的长期要求。这是我们要求尤其清楚理解的关注。捷克共和国毕竟诞生于多民族实体的双重解体过程,一次是在1918年,一次是在1992年。

我国代表团认为,通过同时轻微地减轻对贝尔格莱德的制裁而加紧对帕莱的制裁,同时不给认为加紧制裁会使看来为种族清洗的罪行获得任何借口,更不用说,赦免的推测留下任何余地,或许有助于把和平进程再向前推进一点,尽管其很多参与者跺脚叫喊,固执己见或咬牙切齿。该地区出现的屠杀、残害或侮辱终于必须停止了。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捷克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马卡尔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我极为荣幸地向你表达我国代表团对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的热烈祝贺。我们相信,你将以我们已得到大量证实的外交能力和广泛的经验,继续出色地指导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我还愿借此机会表示,我国代表团感谢你的前任,俄罗斯联邦前常驻代表沃龙佐夫大使在上月任安理会主席期间的领导才干。

我国代表团支持载于文件S/19941083和S/1994/1084中的决议草案。对于载于文件S/1994/1085中的决议草案,我国代表团持有严重保留。

当欧洲接触小组于1994年7月6日向双方提交了一副关于在波斯尼亚-克罗地亚联邦及波斯尼亚塞族一方之间分配领土的意图时,人们对结束现已进入其第三个年头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巨大悲剧产生了希望。

由于波斯尼亚塞族一方向在前几次接连的和平计划的情况中那样,蔑视了这一最近的和平建议,这些希望便消失了。对于波斯尼亚塞族一方拒绝接受波斯尼亚政府和其他有关方面充分接受的提议中的领土解决方案的行为,我们予以强烈谴责并深感叹息。

波斯尼亚塞族方面违抗国际社会的意愿,继续其“种族清洗”的行动即对非塞尔维亚人口尤其穆斯林的种族灭绝行为,并继续巩固其对通过使用武力而夺取领土的掌握。波斯尼亚塞族部队继续丝毫不受惩罚地侵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安全区、禁区和禁飞区。

国际社会、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及欧洲接触小组的成员国,未能采取强烈有效地执行措施尤其是使用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已经授权的武力和空袭来对这种形式作出反映。

他们不愿确保安全区的安全并保持禁区和禁飞区,使塞族人进一步胆大妄为。最近来自种来源的报告表明:波斯尼来塞族人尤其在巴尼亚卢卡、比耶利纳和比雷耶多加紧了“种族清洗”的活动。

此外,塞族人通过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黑山)即波斯尼亚塞族掌握地区之间进行数百次直升飞机飞行而违反了禁飞区。据报告,这种飞行是波斯尼亚塞族人得以储藏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空运至此的大量武器弹药。尽管参照《宪章》第七章的有关波斯尼亚的决议正受到蔑视性违反,国际社会却默不作声地袖手旁观。反过来,塞尔维亚-黑山正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十分明显地是,几个监督员没有能力检查无法核查的东西--即米洛塞维茨先生实际上已终断了它与其波斯尼亚塞族代理人之间的联系。然而尽管多派几名监督员来监督这一漏洞百出的边界,仍不可使正在审议的决议草案中建议的行动方法具备理由。我们深感地注意到,区域接触小组成员国似乎减弱了他们对加紧对塞尔维亚-黑山实行制裁、向安全理事会和禁区提供保护的承诺,而且继续反对结束对波斯尼亚政府实际实行的武器禁运的措施。

国际社会不应被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当局允许对它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塞族控制地区的边界进行有限监督的表面姿态所欺骗。它不应忘记,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是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平民人口所犯的卑鄙罪行的制造者的挑唆者。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对过去27个月当中在波斯尼亚对平民的血腥的

屠杀负有直接责任。它迄今尚未接受或承认作为联合国一个会员国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国际边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悲剧起源于南斯拉夫人民军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直接介入及其对在该国的代理人的全面支持。

除非并且直至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侵略造成的后果得到扭转并且被其实用武力所占领的领土得到归还,否则我国代表团不准备考虑那怕是对其制裁的部分解除。在当前情形下,放松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制裁等于姑息和奖赏侵略者。我们认为,这毫无疑问的会使和平进程受到破坏并且葬送《联合国宪章》中庄严载入的公正和公平原则。

波斯尼亚塞族人仍然不顾国际社会的意旨,维持和加强其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各城市的围困,其中包括为安全理事会指定为"安全区"的首都萨拉热窝,并使这些城市无法得到诸如水和电和这种基本生活设施;在这种时候,安全理事会审议部分解除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制裁是十分不幸的。安全理事会在审议这一步骤之前最起码应采取适当措施解除当前在萨拉热窝的人道主义灾难。它本应对其各项决议的严重违反作出有意义和强有力的反应,这包括第824(1993),第836(1993)和第900(1994)号决议。本应采取进一步措施将划给穆斯林-克罗地亚联邦的51%的领土宣布为"安全区"。我们认为,该决议草案的提交在时间上十分不合时宜、不恰当和不成熟,并且确信这对和平进程会产生相反的作用。因此,我国代表团将对载于文件S/1994/1085中的决议草案投反对票。

最后,我们认为,塞尔维亚对波斯尼亚的非塞族人口继续犯下的罪恶的暴行以及国际社会在对其作出有效反应方面表现的悲惨的无能使得本安理会结束对波斯尼亚的事实上的武器禁运变得更加迫切;同样迫切的是允许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得以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行使其基本的自卫权利。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巴基斯坦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巴库拉穆萨先生(卢旺达)(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借此机会感谢并

就你在卢旺达恢复安理会席位时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表示祝贺。

卢旺达代表团已经审查了安全理事会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所通过的所有决议以及就此议题所作的各种的主席声明。我国代表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参加并支持不结盟小组提交的载于文件S/1994/1083中的编决议草案的起草。我国代表团也同样在这一背景下对接触小组在文件S/1994/1084中提出的决议草案表示支持;我们完全赞同该决议草案。

关于接触小组提出的载于文件S/1994/1085中的决议草案,我国代表团在与我国政府协商之后谨通知安理会,这对两个相关小组都具有许多优点和公平的因素。因此,我国代表团对该草案的内容没有异议。但是,由于我们获得的情况表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地事态发展与卢旺达政府在人权普遍原则方面当前奉行的政策相冲突--而上述原则是我们年轻的政府重建我国的基础--并且鉴于早先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并未得到实施--尽管安理会本身曾敦促对其加以实施,这样,我国代表团认为,该决议草案的通过是不合时宜的。因此,我国代表团将对载于文件S/1994/1085中的决议草案投弃权票。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卢旺达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默里梅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安理会通过的三项决议草案可能标志着在处理南斯拉夫危机方面的一个转折点。的确,我们希望安理会在这三项决定中将注意到在八月份发生的一个基本变化。接触小组提出的领土解决方案目前已被除波斯尼亚塞族人之外的所有有关各方所接受。这意味着,贝尔格莱德当局首次明确地致力于谈解决并且已经开始为其决心提供具体证据。因此,我们鼓励他们沿着该方向继续下去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将要通过的决议草案含有一些针对帕莱领导人的前所未有的措施是十分自然的--他们目前被置于完全的经济、财政和人力的孤立当中--并且向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发送一个信息,使它懂得与安全理事会合作是上算的,并且如果该政府领导人奉行其新政策,这种合作可能会更加合算。

这三份案文的通过也标志着各种各样极端分子的失败。人人都意识到,后者为阻挠外交进程的进展不惜用尽一切手段,并且他们真诚希望敌对行动全面恢复。一方面,一些人希望这将导致某种假想的外界军事干预,而人人都知道这种干预很可能会来得太迟。另方面,一些人再次看到了一个伸展其领土争议的机会并因此实现其大塞尔维亚的幻想。为达到这些目标,所有各方都迫不及待地等待一种不可避免的对武器禁运的解除,正如接触小组成员国五位部长在其日内瓦的最新公报中所回顾的那样;其前提是不存在政治解决的进一步可能性。

法国一贯指出,这种武器禁运的解除是一种出于绝望的解决方案。对波斯尼亚人来讲,这会意味着军事失败、更大的人员外逃、其人民遭受更多的痛苦以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任何领土基地的可能消失。与此同时,取消禁运会再次谴责塞族,使他们决心团结起来,在国际社会中永远成为歹徒。任何可为国际所接受的谈判解决的可能性都会推迟到老远的将来。

接触小组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明智的,我们希望立刻会得到安理会的赞同。我们希望经过几个月的盲然之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各方将会坚决致力于执行这一方案。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法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首先将文件S/1994/1083所载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阿根廷、巴西、中国、捷克共和国、吉布提、法国、新西兰、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俄罗斯联邦、卢旺达、西班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有15票赞成。决议草案获得一致通过,成为第941(1994)号决议。

现在我把文件S/1994/1084所载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赞成:阿根廷、巴西、捷克共和国、吉布提、法国、新西兰、尼日利亚、阿曼、巴

基斯坦、俄罗斯联邦、卢旺达、西班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反对：零票。

弃权：中国。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表决结果如下：14票赞成，零票反对，1票弃权。决议草案获得通过，成为第942（1994）号决议。

我现在把文件S/1994/1085所载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阿根廷、巴西、中国、捷克共和国、法国、新西兰、阿曼、俄罗斯联邦、西班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反对：吉布提、巴基斯坦。

弃权：尼日利亚、卢旺达。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表决结果如下：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决议草案获得通过，成为第943（1994）号决议。

我现在请愿在表决后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卡德纳斯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由于这是我国代表团本月份第一次有机会发言，我想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九月份主席。你的外交技巧和广博的知识将保证我们的工作取得成功。

我们非常关注地阅读了安全理事会第780（1992）号决议所建议的专家委员会的最后报告以及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塔得乌什·马佐维耶兹基递交的报告。这些报告列举了丰富的例证，说明了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根据种族和宗教的原因对平民所实行的恐吓政策。令人遗憾的是，自这些文件分发以来，严重和有组织的违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并未得到制止。

我们现在在该国的东北部地区的比耶利纳和其他部分地区面临着一种新的、大规模的驱逐平民行径。伴随着这种驱逐，偷盗和其他破坏财产的罪行十分猖獗。我

们再次面临着如此严重的行径,完全可以称为危害人类罪。

阿根廷共和国谴责并要求立刻停止波斯尼亚塞族部队所适行的“种族清洗”,建议这种做法含有对人格的污辱,只要一提起他就会激起义愤。同样、我们重申所有流离失所者都有权和平的返回其以前的家园。所有这些行为都将在适当时候受到国际行庭的审判,并将诸案对罪责作出判决。

为此,阿根廷共和国完全赞成安理会刚刚通过的文件S/1994/1083所载的决议。

阿根廷支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联络小组作出的外交努力,以和平解决冲突。在这方面,我们敦促不愿接受联络小组提出解决方案的一方重新考虑其立场并且重新评价将从和平中所能获得的利益。

我们认为制裁制度是安理会可使用的政治武器的一部分,应用于促进旨在和平和谈判解决的措施以及向不愿接受这一解决方案的一方施加压力。这就是安理会在今天所通过的决议中所要作的。

这样,宪章规定的制裁正被用来作为为外交服务的工具。因此,两者都具有重大的政治和象征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实施或取消制裁的条件不是显而易见的。

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期待着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塞哥维那)完全遵守所作出的关闭同波黑共和国接壤边界的承诺,并为这一行动从性质上来说会导致迄今我们所期盼着某种和平。

另一方面,安全理事会实行的全面制裁旨在制止波斯尼亚塞族的军事侵略极其犯下的罪恶行径。

唯一的道路还是和平解决。我们认为这一直是安理会的目的,安理会今天通过的三项重要决议是继续追求这一目的。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感谢阿根廷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拉夫罗夫(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在一开始和其他代表一样向你表示祝贺,并且衷心感谢所有那些向我的前任,尤利·沃龙佐夫大使致以良好祝愿的同事们。我一定会把这些良好的祝愿转达给他。

安全理事会今天通过的三项决议反应出，在国际社会为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前南斯拉夫领土境内流血冲突的努力中出现了一个转折点。

这一局势的新颖之处在于，安全理事会已经承认，在那些准备采取实际行动促进停止流血的人和那些正在阻挠实现和平并依赖武力的人之间存在着一条明确的分界线。这一事态发展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对接触小组起草的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领土问题的计划作出了积极反应。这一积极反应是以具体步骤作支持的：决定封闭与波斯尼亚塞族人控制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之间的边界，禁止除人道主义运输之外所有运输的通行，并请国际上协助使基本的人道主义物资通过边界。

所通过的关于部分放宽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制裁的决议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这个信号表明，安理会并不受老的僵化概念的束缚，并作好了适当的准备，以便根据各方政策的改变重新评价局势和鼓励那些正在努力通过切实行动实现和平的人。与此同时，该决议旨在使波斯尼亚塞族人更为孤立。

我们希望，秘书长将很快向安全理事会提交一份报告，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指导委员会的联合主席将在该报告中证实边界的有效封闭，然后，部分停止执行制裁的决定将生效。

我希望特别强调第943(1994)号决议执行部分第5段中所载的内容：安理会将有可能鉴于局势的进一步进展采取进一步的放宽制裁的措施。我们还认为特别重要的是，只是制裁委员会采取适当的精简了的程序，来加速审议把合理的人道主义援助适用于前南斯拉夫共和国的问题。

我们认为，加紧制裁波斯尼亚塞族人的决议的主旨在于使其认识到除了政治解决之外别无选择。实现这一点的最快途径是支持领土解决计划，将其作为全面解决的必要的第一个步骤。他们的顽固的对抗政策正是波斯尼亚塞族人方面与外界完全隔绝，而同意这项计划将为恢复和平共处带来广泛的可能性。

俄罗斯认为，“种族清洗”政策是令人憎恶的。我们和安理会其他成员一道要

求立即停止这种政策。因此,俄罗斯联邦支持通过决议,谴责波斯尼亚塞族人执行的把非塞族人赶出其控制领土的政策,并谴责明目张胆和可憎恶地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不幸的是,冲突的其他方面也经常采取这种行径。因此,俄罗斯特别注意到决议中谴责无论何种起源,无论是由谁犯下的任何“种族清洗”行径的条款。我们认为极其重要的是,冲突所有各方都必须非常严肃地对待安全理事会的这一坚定观点,不应该在这个决定性的和平解决阶段防止任何敌对行动、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行为或挑衅行为。

俄罗斯非常重视接触小组各国所进行的进一步联合努力,并非常重视根据在最近几个月所积累的经验发展它们与安全理事会和其他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局势仍然是危险的。军事对抗仍在继续;人们正在丧生;无辜的平民正在受苦受难。我们认为,必须增加对所有各方的压力,并利用所有可以得到的机会朝着全面和平解决的方向进展。我们认为,这一解决应该以领土解决计划为基础,并应该以平等对待所有各方的宪法原则为基础。在同一个方面,我们认为,所通过的两项决议中根据接触小组的草案所列入的规定是重要的,这项规定就是,作出承诺,通过谈判解决前南斯拉夫境内的冲突,与此同时保持那里的所有国家在其国际承认边界范围内的领土完整。

鉴于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武器禁运的呼吁,我们在此采取原则立场,这就是,对于向安理会建议的任何措施都应在解决过程的整个背景下予以评价。俄罗斯一再声明,它强烈反对取消禁运的要求,因为这个步骤将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推到一个有更多流血的深渊。我们继续认为,这个极其不恰当的措施充满了一些非常有害的后果,其中之一将是阻挠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

最后,请允许我代表俄罗斯代表团表示,我们确信,今天通过的各项决议将为实现前南斯拉夫问题的和平解决作出有意义的和非常重要的贡献。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俄罗斯联邦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弗洛尔先生(巴西)(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安理

会主席。你的众所周知的专业和个人品质使我们确信,安理会将成功地处理它面前的困难问题。我还应该赞扬你的前任,俄罗斯联邦的沃龙佐夫大使,他在8月份担任安理会主席时表现杰出。

巴西政府在审议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的时候,一贯以其坚定的信念作指导,这一信念是以我们的历史经验为基础,认为不同种族和宗教背景的人民之间是有可能和谐和民主地共处的。我们将继续通过尊重《宪章》和遵守所有有关的安全理事会决议,来克守我们反对任何以不容忍、暴力和破坏为基础的政策的原则。

巴西仍然坚定地致力于实现巴尔干的和平,并一贯不断支持进行努力,以便改善条件,来通过谈判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危机。我们向联合国保护部队提供了军事观察员和警察监督人员,并继续确信,联合国必须继续协助该区域的所有方面取得建设性的成果。

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在最近表明,波斯尼亚的悲惨局势有着非常真实的进一步恶化的前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安理会迫切需要采取更多的具体行动,以支持那些表示愿意遵循和平道路的人。我们非常不安的获悉,波斯尼亚在过去几天重新爆发了军事活动,造成更多的平民伤亡。使我们更为惊愕的是,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和其他来源报道说,该地区继续发生着系统的和广泛的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

正如红十字委员会主席最近指出的那样,恐怖依然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生活中一件日常的事实。与称之为“种族清洗”的可恶行径相联系的暴行在继续夺走新的无辜我受害者的生命。我们曾经希望,接触小组所提出的各项建议本来有可能使各方就实现一项谈判解决办法来改变暴力的浪潮而达成协议。但是使我们感到失望的是,各方中有一方不愿意作出这种真正的和平努力,使这一倡议不能产生国际社会所希望的成果。

已充分注意到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赞成所建议的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领土问题的立场。我们十分重视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的

决定，即断绝与帕莱的波斯尼亚塞族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禁止其领导成员停留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境内并对除人道主义运输之外的一切交通关闭其边界。但是，这只是最近的态度，它是否真心诚意还必须经受实践的考验。要是认为这是争端主要各方之一的行为的一个转折点还或许为时过早，医为这一争端的标志是所有各方都坚持不愿意作出妥协。

因此最重要的是，在边界的监测团成员要将这一措施效能随时通报秘书长并通过他通报安理会，因为只有他们的保证才能使我们肯定使冲突加剧的一个重要来源正在受到抑制。

巴西支持刚才通过的三项决议，并愿意协助其实施工作。第724(1991)号决议所设立的委员会应继续发挥其重要作用，来监测制裁活动并确保向受损害的人分配合法的人道主义援助。

实在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我们还应该考虑各种方式对好战的领导人施加压力，而他们的行为只是突出了他们无法为他们的人民指出一种体面的前途。但是，我们依然感到有希望，在前南斯拉夫对话和理解这样最终战胜武器的隆隆之声。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巴西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戴维·汉内爵士(联合王国)：首先我要祝贺你就任你的职务并感谢你的前任沃龙佐夫大使。

安理会刚才通过的三项决议应该被看作是与一个总体办法相连贯的部分。每一项决议的目的是以其不同的方法对一方施加最大的压力，因为它的各项政策要对延长这场悲剧性的冲突负有主要的责任。三项决议加在一起，就向该一方即波斯尼亚塞族发出清晰明确的信息：“停止随意的把人民赶出他们的家园，停止你们争夺领土的战争，走上和平之路的第一步，接受接触小组各国提出的地图。”

三项决议的中心，是安理会支持该建议中所载的领土解决办法，除了波斯尼亚塞族之外的所有有关各方都已完全接受该项解决办法。正是由于他们拒绝接受这一解决办法，才使他们受到三项决议中第二决议所载的又一次目标明确的制裁。它也导

致米洛塞维茨总统作出受人欢迎的决定,即对除了向波斯尼亚塞族的人道主义援助物品之外的所有供应品关闭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之间的边界。

米洛塞维茨总统的承诺如果可以持续一段时间,则明显的是一种十分重要的事态发展。对有限范围的制裁实行初步为期100天的暂停--对来往于贝尔格莱德机场以及黑山的巴尔港口的民用客运交通以及对体育和文化交流方面制裁的暂停--是安理会对该决定仔细研究后作出的反应。暂停制裁开始实施的条件只是在秘书长报告说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所设立的监测团已经证实--而证实这一个词是仔细选用的--边界已经有效地关闭。如果监测团指出边界没有有效的关闭或者发现它无法确定是否关闭,则暂停制裁可以立即结束而不需由安理会作出任何进一步的决定。因此该监测团的作用是十分关键的。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两主席及其工作人员在如此迅速地进行这项工作方面干得十分出色。

总是有人对制裁的作用表示怀疑。其实现在并不是对这一观点进行辩论的时候。必竟,安理会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制裁已有助于贝尔格莱德政策的变化。

我们吁请波斯尼亚冲突的各方在今后几个艰苦的月份里为和平而工作。特别是波斯尼亚塞族人对于国际社会强制设立禁区的决心抱有任何幻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与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之间的密切合作--我们昨天已经看到在萨拉热窝附近采用密集的空中支持进行合作--可以而且将会继续下去。这种行动是旨在扼制和稳定冲突并使各方达成和平的努力的关键部分。

我的同胞伟大的十八世纪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曾经说过,“历史主要是人类的罪行、愚蠢和不幸的编研史”。能够最清楚地说明这一真理的莫过于在过去两年期间波斯尼亚人民所遭受到的痛苦。三项决议各第一项决议的主题即令人可憎的“种族清洗”行径是一种罪行而且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罪行,这是不可否认的。该决议正确地重申对此负有责任的人应该受到现在海牙的国际法庭的审理。这种行径是愚蠢的行为是不言自明的。消灭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界的多民族社会从长远来看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对所有犯罪的人更没有好处。至于说到不幸,我们都每天在电视屏

幕上看到。这是一场我们谁也无法逃避的战争。为了这些受害者，并避免一场更大的灾难，国际社会必须加紧努力使波斯尼亚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我国政府将继续为此目的尽力而为。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奥尔布赖特夫人(美国)：请接受我的祝贺并感谢你接受担任本月的主席职位。你认真的工作和外交才能对指导我们的工作十分有益。我还要感谢沃龙佐夫大使在他作为俄罗斯联邦联邦在安理会的代表的最后一个月期间所作出的出色工作。

我国政府一向强调，波斯尼亚塞族人和贝尔格莱德政府必须在两条道路中间选择一条。一条是走向继续冲突、进一步孤立、以及更严厉的国际谴责和压力。第二条是走向和平、解除制裁、并重新加入国际社会。前南斯拉夫各方既不应该怀疑我们决心对那些选择冲突的人进行惩罚，也不应该怀疑我们愿意与那些选择和平的人重建建设性的关系。

安理会现在正在两个重大事件的阴影下举行会议。首先，波斯尼亚塞族人拒绝接受接触小组建议的波斯尼亚领土解决办法。我国政府继续支持这项建议，我们认为这是公平解决波斯尼亚冲突的基础。波斯尼亚塞族人拒绝接受接触小组建议，他们就选择了战争。在那不久之后，贝尔格莱德政府说它正在关闭它与波斯尼亚的边界，不让所有货物通过，但作为主要的人道主义必须品的食品、药品和衣物除外，并正在停止它对波斯尼亚塞族人的军事和政治支持。这样做，塞尔维亚当局表明了它们最终会乐意选择和平。

安理会刚才通过的决议合在一起，是对这两种事态发展的一种反应。它们有两重信息：首先，他们志在对不服从的一方即波斯尼亚塞族人施加压力；第二，他们表明了安理会决心既使用胡萝卜又使用大棒使双方走向谈判的解决办法。

通过对波斯尼亚塞族人加强制裁，我们勒紧了波斯尼亚侵略者的绞索。理事会告诉帕莱："你们拒绝接受接触小组建议的和波斯尼亚联邦接受的这个公正解决办法将带来后果。这些制裁不是惩罚性的。这点将得到证明，如果你们波斯尼亚塞族

人必须采取措施使这场冲突和平和谈判地结束并且开始重新回到国际社会的准则上来”。

在准备减轻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制裁时，理事会承认联邦共和国采取了重要步骤说服波斯尼亚塞族人接受所建议的谈判解决。本国政府仍认为贝尔格莱德当局对过去三年来在前南斯拉夫所发生的一切负主要责任。虽然我们欢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可能会改变方向的初步迹象，我们还是慎重地作出这个决定。贝尔格莱德的长期意愿并不清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要求它严格地遵守其关闭边界的承诺。所以我们不是根据信任而作出这个决定的。我们要求进行严格的核查。国际社会正在注视着：如果国际特派团在任何时候不能确认边境的关闭或秘书长相反地通报波斯尼亚塞族人得到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方面的援助，已经停止的制裁将再次生效而无需理事会的进一步行动。

我们是否把停止制裁延长超过100天的意愿取决于贝尔格莱德今后4个月的行为。如果我们认为边界再次开放了，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不应怀疑我们将继续实行制裁的意愿。我们敦促成员国向秘书长提供任何它们可能得到的与秘书长报告有关的信息。

我们注意到本决议将保持载于其他联合国决议中有关货物的现行制裁的完整性。超出正常客运费用所允许的客运行李，任何货运物，或邮寄包裹不得空运进出贝尔格莱德，除非等到联合国制裁委员会的特准。各国应保证出入本国领土并进出贝尔格莱德的航班只能运载旅客和他们的行李。为了避免产生是否继续中止制裁的问题，需对这些航班进行严格的监视，以免它们被用来违反仍然生效的其他制裁。

有必要指出，关于减轻制裁的决议放松了对进出贝尔格莱德空中行动的控制，但并不影响有关方面包括商务债权者或其他前南斯拉夫国家的权利和能力，向南斯拉夫民航(JAT)包括其飞机的资产提出赔偿要求，通过包括扣押飞机的法律行动提出这些要求。

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人民应该认识到争取和平的任何具体的新措施将进一步

导致制裁的减轻。在这方面，我们敦促贝尔格莱德承认国际所认定的边界内的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影响克罗地亚塞族人并推动他们争取实现符合克罗地亚领土完整的解决办法。我们还坚持，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遵守理事会所有有关决议之前，不允许它加入国际大家庭。贝尔格莱德政府也应认识到，再次选择冲突的决定会甚至停止这种有限的制裁的缓和并导致理事会通过更为严厉的措施。

让我重申我国政府的坚定看法，我们不能无限制地等待波斯尼亚塞族人改变他们的想法。如果贝莱在10月15日之前不接受和平计划，那么我们打算争取理事会作出取消武装禁运的决议。我们理解继续战斗会带来痛苦，但是有一个选择：波斯尼亚塞族人可以接受这个和平计划。我们今天通过的，谴责波斯尼亚塞族人继续进行“种族清洗”行动的第三项决议是我们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目的是要停止这场冲突所造成的痛苦。这项决议给波斯尼亚塞族人同样的信息：除非你接受并遵守文明社会的准则并且同意和平地生活，国际社会不能也不欢迎你作为其成员之一。我国政府越来越感到不安的是波斯尼亚塞族人企图对萨拉热窝增加压力。对萨拉热窝作为安全区地位的侵犯和对该城周围禁的继续侵犯不可能也不会不受到惩罚。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的话。

干巴里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因为这次是我国代表团本月在理事会的第一次发言，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理事会9月的主席。你对理事会事务的主持已经体现出你极强的外交技巧，对细节的注意以及有效和出色的工作方式。请心我国代表团将继续协助你完成你的重要任务。

我还谨代表我国代表团向俄罗斯联邦的沃龙佐夫大使表示感谢，感谢他在主持理事会8月工作时所体现的干练和令人尊敬和愉快的方式。我们祝愿他顺利地完成他的新任务。

我们刚才审议并通过的三项决议被称之为一整套决议。它们的确是一套。但是鉴于我们今天所审议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局势，这一套决议仍没达到适当的平衡。

我们关于“种族清洗”的决议处理了引起国际社会谴责的十分重要的问题。因此这个决议应当得到一致通过。“种族清洗”明显的是理事会和整个国际社会必须同声谴责的罪恶。

我们对本决议草案能够通过而感到高兴。但同时,我们注意到本决议草案早在今年6月就提交给理事会了;如果当时能够通过,它会已经带来某些积极影响。

本决议恰当地根据《宪章》第七章通过了,因为理事会不能无视对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严重侵犯。波斯尼亚塞族方面不断地无视的理事会要求它停止恐怖,恫吓,骚扰和驱赶塞族人口的战役并停止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所进行的不幸和无耻的活动。我们于1994年9月2日关于这个问题发表的声明中谴责并要求立即停止这种行径。我们还谴责了所有对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侵犯。不幸的是,波斯尼亚塞族一方出于其一贯完全蔑视和无视国际社会意愿的做法没有听取我们的声明。我国代表团根据决议941(1994)的第5段再次要求波斯尼亚塞族一方立即和无限制地允许秘书长的特别代表,联合国保护部队,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国际红十字会进出班加卢卡,比耶利那和其他有关地区。我们呼吁波斯尼亚塞族一方接受要求,永久地停止“种族清洗”的做法。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应当记住,国际法庭对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律的行为有管辖权,那些对无辜平民犯下严重罪行的人将最终受到法律的裁判。

加强制裁的决议恰当地使波斯尼亚塞族人清醒地认识到,他们不能继续无视国际社会的意愿而坚持拒绝接受载于接触小组建议中的领土解决计划。

我国代表团认为,除了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其他可行或持久的解决办法。我国代表团认为,接触小组的提议为这种结果奠定了良好基础。历史给我们的教诲是,同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响应军事立场和抵制立场获得的政治优势都是暂时的,不能再维持多长时间。必须要让波斯尼亚塞尔维亚领导人认识到,他们能够通过即使会其他成员融为一体的唯一办法就是接受谈判解决。

因此,我们呼吁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特别是各邻国,而且尤其是南斯拉夫联邦共

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履行他们在本决议下承担的各项义务,以便确保全面和彻底孤立波斯尼亚塞尔维亚政治和军事领导人。

关于放松制裁的决议使我国代表团感到很不安,主要原因是该决议的时间。决议案文本身及其主要规定对我国代表团并不构成多大问题。总而言之,我们支持通过各种途径并采取各种方式,鼓励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采取进一步步骤。充分履行其各项义务,执行安全理事会旨在加紧制裁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的所有有关决议。但是,我们审议该草案时的情况同我们本来所希望的有所不同。

如果我们在安全理事会从秘书长那里收到一份报告,表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指导委员会共同主席以证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当局正在有效执行其关闭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之间边界的决定之后审议这项草案,我国代表团一些关切本来是会得到处理的。

虽然我们同意放松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制裁也是旨在成为对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施加压力的另一种形式,但我国代表团认为,鉴于有冲突的历史,而且我们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也经历了错误的步骤和希望,安理会要是提高警惕在提出放松制裁问题以前允许有一个实验期就更好了。这是因为我们在此机构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具有象征性意义,这种意义有时会超过实际措施。

有人说安理会在实际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军事行动仍在继续,--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许多城镇和村庄仍在受围困和遭轰炸支持考虑放松制裁,这种说法显然可以造成错误的印象。

但是,让我明确表明一点:制裁绝不是值得欢迎的事态发展。国际社会总是不情愿地采取这些措施,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只是作为一种最后手段。一旦我们决定作出痛苦决定,实行集体惩罚性措施,以便改变一国或一方的行为,或改变事态发展方向,则任何不成熟地解除这些措施都可能产生消极影响,并否定可能已经取得的任何成果,使我们重新回到以前的状态。

但同时,我们认为,当冲突一方采取处理基本问题的积极步骤时,应该承认此类

步骤，以便鼓励他们可能采取的进一步积极步骤。但是，就此案而言，放松制裁的基本和最低条件，是在国际承认的边界内立即和明确承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这也将符合《接触小组计划》。安全理事会成员在原则问题上，特别是在那些有关联合国会员国地位的问题上一直坚持明确和毫不含糊地宣布承认该会员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

在我们通过的第三和最后决议中的这种遗漏及其时机把握的不好就是我国代表团对放松针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若干措施问题弃权的主要原因。在适当条件存在时，我国代表团也许能够投票赞成以渐进方式积极回应塞尔维亚和黑山采取的具体步骤，以便使其充分执行孤立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的承诺，把它作为向他们进一步施加压力的手段，以迫使他们迅速放弃种族清洗的可悲政策和做法，并放弃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无辜人口的暴力和恐怖道路。

但尽管如此，我们仍希望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当局通过有效执行其关闭该国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之间国际边界的决定，信守诺言，并向国际社会证明它目前对其意图所抱有怀疑和成见都是错误的。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尼日利亚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基廷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让我首先祝贺你担任主席，并再次请我们来自俄罗斯联邦的同事向沃龙佐夫大使转达我们最热烈的感谢，他作为上个月安理会主席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工作。

安全理事会今天已就三项决议采取行动。新西兰支持通过所有这三项决议。我们认为，这些决议构成了对前南斯拉夫局势最近事态发展的全面和均衡回应。

第一项决议涉及南斯拉夫冲突根源的最邪恶表现。这个根源就是一些团体和派别坚持在单一种族的国家内生活，或在一个民族进行如此控制，以致它可能同样成为单一种族的国家内生活。这种顽固立场直接违背了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如果谈到其合乎逻辑的后果，它还将破坏使我们在此房屋内团聚一堂的基础。

种族清洗骇人听闻之处在于，他得到了系统的指导。他并不是通过偶然的个人

行为发生的，虽然这些行为也够恶劣的。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在发生种族清洗地区的所谓当局正用其作为他们长期政策的主要手段。这是一种恐怖的手段；这是懦夫的武器。使用这一手段的人必须明白，他们绝不会从这些行动中得到任何奖励。相反，有朝一日他们将在法庭面前面对国际正义，该法庭现在正在海牙运作。

波斯尼亚塞尔维亚方面不愿意允许联合国进入其控制的领土，最广泛地实行了种族清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已提出报告，表明在塞尔维亚控制地区的非塞尔维亚人口特别残酷地受到这种作法的折磨。人民从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控制的领土流离失所的情况非常严重。

本决议所体现的各项措施，再次向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发出了一个明确信息，并给联合国指明了方向。安全理事会要求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给予联合国高级代表进出自由，并要求秘书长安排适当部署联保部队和联合国监测人员。我们期望并希望，联合国人员的住留将能够得到迅速安排，他们的存在将帮助制止种族清洗。

第二项决议对波斯尼亚塞族当局拒绝接受接触小组成员国拟订的和平计划所载的领土解决方法作出了反映。波斯尼亚塞族拒绝解决方法，再次任意冒国际社会之大不韪，使之有必要采取针对它们的进一步措施。使他们的决定更应受到谴责的是，他们的拒绝使得该区域邻居和无辜的人民陷于永久的冲突之中。结束波斯尼亚的屠杀和痛苦是可行的。一项平衡与合理的和平计划已经摆在桌上。波斯尼亚塞族人仍然可以接受他。但是，如果贪婪、狂妄和以武力保持他们以武力夺取的决心占上风的话，他们将面临在世界遭到彻底孤立。

第二项决议中所载的增加后的制裁包括一项针对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和所有继续协助和助长他们的人的制裁措施。这项决议表明虽应对波斯尼亚塞族灾难性政策负责。如果他们中有任何人听取头脑较清醒的顾问的话，要么领导人必须改变观点，要么必须改变领导人。

安全理事会今天审议了第三项决议表明，联合国将对愿意改变其政策并选择和平的人做出响应。米洛谢维奇总统已接受接触小组的和平计划为公平解决方法。他

敦促波斯尼亚塞族恢复理智也接受该计划。为此目的,他关闭了塞尔维亚和黑山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之间的国际边界,并切断了向波斯尼亚塞族供应的所有物品,除人道主义用品之外。

新西兰欢迎这种政策的改善,我们支持今天通过的决议。只要独立监察员核实边界正被关闭,我们认为,终止安理会针对南斯拉夫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的非常有限的一系列制裁是恰当的。当是让我们表明:这项终止所涉及的只是恢复体育和文化联系和两条通信渠道;经济制裁的全部压力仍然存在。但是今天的决议是一个信号,即安理会将对积极的行动作出积极的反映。应当深信不移,这项有限的步骤是米洛谢维奇总统作出的积极决定的直接后果。新西兰充分支持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代表团的部署,以检查边界的关闭。我们注意到,塞尔维亚和黑山当局已完全接受该团活动的条件和将执行的任务,这一点在决议中得到了承认。

尽管有这项事态发展,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未来仍然是暗淡的,敌对行动继续存在,安全局势正在恶化。我们相信,必须在几个方面作出努力,以便停止这种局势,更不用说要扭转这种局势。首先,正如本周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必须下定决议在必要时以武力保护安全区和强行实施禁区;第二;为减轻痛苦执行人道主义任务必须继续进行,并包括取消对萨拉热窝的扼杀;第三,我们应当检查确保波斯尼亚塞族逐步撤到符合接触小组提出的领土解决建议的位子的努力;第四,塞尔维亚和黑山承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和克罗地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当成为重要的下一步。

应当积极谨慎地考虑可能使和平解决目标复杂化的对波斯尼亚局势作出的反应。我在这一类中包括取消武器禁运的决定。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步骤中看到很多危险和很少直接的好处。我们坚决认为,今天各项决议中所载的一揽子措施应当在采取任何进一步的剧烈步骤之前获得发挥作用的时间。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新西兰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哈桑先生(以阿拉伯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向你个人和

向你友好的国家西班牙表示最真诚的祝贺，祝贺你担任九月份安全理事会的主席。我们相信，你对国际事务的知识和你的外交技巧使你完全有资格以你的智慧和技巧并以有助于本组织崇高目标的方式指导我们的审议。我们向你保证在实现这些目标是进行充分的合作。此外，我必须向俄罗斯联邦代表团表示真诚的感谢，感谢沃龙佐夫大使出色地主持了安全理事会八月份的审议。

今天，安全理事会再次开会审议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共和国的局势。显然，这一局势即不是新的也不是安理会所不熟悉的。三年来，安全理事会举行了无数协商和会议，产生了大量国际决议。但是，尽管国际上如此关切，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这一联合国会员国的局势未发生多少改变，因为波斯尼亚塞族方面拒绝接受国际决议并对联合国或各国家集团提出的无数计划和和平解决方法作出反映，联合国和这些国家抱着诚意为帮助冲突各方达成和平解决方法采取行动，这种解决必将挽救成千上万的无辜贫民，并逐散饱经战祸的共和国上空的战争阴云。

尽管有接触小组所拟订并为塞族以外所有当事各方所接受的和平解决计划所带来的乐观情绪，尽管在北约战争机器对侵略者采取行动后，萨拉热窝的局势有所改善，但我们仍看到局势严重恶化。我们能看到的所有报告和情报都表明，波斯尼亚塞族仍在他们控制下的所有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地区中，对非塞族人，特别是穆斯林实施可恶的“种族清洗”政策。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采用各种非人道的行径，包括杀害无辜的妇女、老人和儿童，大规模驱逐、用强奸作为作战手段，拆毁和烧毁房屋和任意拘留。

所有这些暴行都在继续对手无寸铁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人民实行。安全理事会在第713(1991)号决议中剥夺了载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波斯尼亚人民自卫的正当权力。所有这些都使塞族能在过去三年中，就在驻扎在该一地区，距离这类事件继续发生的地方很近的国际维持和平部队的眼皮底下，继续这样的行径。

今天我们不仅要问国际社会在这一问题上发出坚定而响亮的声音的时候是否已经到来?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结束这种违背所有一切人道价值和人

类良知的非人道行径的时候是否已经到来?

联合国犹豫而不谴责塞族的行径,并同波斯尼亚塞族进行无休止的谈判,以使这一侵略方面的领导人针对国际社会的立场进行赌博,并用无用的谈判和空洞的许诺的伎俩,来回避国际决议。

今天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并不秘密。我们大家都知道那里发生着什么,冲突的哪一方面反对一切和平发展。

因此,我国代表团再次呼吁国际社会,继续采用他所能采用的一切手段和措施以施加压力,以便使波斯尼亚塞族走到和平的一边,接受和平解决。

我国代表团对安理会刚才通过的决议草案941(1993)投了赞成票。安全理事会一致表示严重关切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境内人权状况的恶化和继续践踏人权的情况,特别是在波斯尼亚塞族控制的巴尼亚卢卡、比耶利纳和布雷贾多地区。

虽然我国代表团同安全理事会一起谴责塞族的这些做法,但我们呼吁塞族领导人立即停止这种做法,放弃"种族清洗"的政策,让国际维持和平部队进入这些地区,并充分执行该决议中所载的各项承诺。

关于安全理事会刚才通过的另一项关于加紧对波斯尼亚塞族制裁的第942(1994)号决议,我国代表团愿指出,我们对该决议投了赞成票,因为我们相信决议中安全理事会对波斯尼亚塞族采取的准则和步骤,充分支持安理会对波斯尼亚塞族采取的决议,直至和除非他们采取具体和积极的步骤,放弃他们的侵略政策,选择摆在他们面前的和平办法。这些办法如果实现,将为整个地区,特别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和平与稳定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

虽然我国代表团欢迎贝尔格莱德领导方面采取的积极步骤,即关闭和监督边界,以制止供给物品通过塞尔维亚和黑山领土运到波斯尼亚塞族手中,但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刚才通过的第943(1994)号决议是不平衡的,因为这项决议没有考虑到在安全理事会可予以考虑取消第757(1992)和820(1993)号决议所实行的制裁之前,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即塞尔维亚和黑山,必须执行的多项承诺。这些基本承诺包括以下:

第一，承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第二，停止一切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合法性遭受怀疑和危急该共和国和平及领土完整的一分军事和政治侵略；第三，促进该地区所有各国家和人民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目标和平共存的可能性；第四，同联合国和国际法庭合作，努力惩罚在前南斯拉夫境内犯下战争罪行的罪犯；最后，充分执行所有各项有关的联合国决议。

虽然我们欢迎国际接触小组的斡旋努力，以及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斡旋努力，但就我们而言，我们相信接触小组所提出和主张的意见，即这项决议可能促进迅速实现充分解决的可能性，同时增加国际社会对波斯尼亚塞族的压力，以期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还相信，该决议绝不会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各种正当要求相抵触。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愿指出，我们对这项决议投赞成票，虽然该决议违反我国所属的伊斯兰会议组织和不结盟集团的立场，但两个组织认为在现阶段提出这样一份决议为时过早，因为他违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最高利益，事实上，其中一方可以利用这项决议来实现不利于和平机会的野心。当然，为了尊重安全理事会多数会员国的愿望，并希望该决议能够帮助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我国代表团对这项决议投了赞成票。

但是，我们要强调我们的立场，即解除制裁必须经过一个试验期，以使我们测试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和平意图。如果未能取得国际社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可以接受的任何具体进展，该决议中要求采取的措施将无效，局势将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最后，我国代表团要说，今后几天将是良好意愿和安全理事会今天采取的措施的最好考验。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阿曼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现在我将以西班牙代表的身份发言。

与过去一样，在冲突爆发的第三个冬天即将来临之际审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我们又一次感到沮丧和关切。令我们感到沮丧的是，波斯尼亚塞族继续有系

统地严重违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它们对世界舆论愤慨的声音听而不闻，蔑视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和声明。令我们关切的还有，最近在比哈奇地区的军事活动增加，而且克罗地亚克拉伊那地区的塞族参与了这些军事活动，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其它地区，尤其是萨拉热窝的敌对行动死灰复燃。所有这一切使我们担忧冲突进一步加剧和恶化。

同时，对联合国、欧洲联盟、美国和俄罗斯联邦联邦努力地协调是在寻求谈判解决冲突方面的宝贵进展。我们完全支持上述努力。但是，即使在这方面，我们也对波斯尼亚塞族拒绝了由接触小组提出并已为其它有关各方接受的领土安排感到灰心。

国际社会各成员意见的统一以及米罗洛塞维茨总统决定关闭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波斯尼亚塞族控制地区的边界以及他向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特派团发出的邀请都是令人鼓舞的迹象，是这个本来暗淡的局势中的一线希望。

西班牙完全同意德国常驻代表以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的名义所作的发言，我们认为，我们刚才通过并由我国代表团共同提案的三项决议有一个共同的目的：谴责和孤立波斯尼亚塞族，因为它们的一贯行为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基本准则，对国际社会的和平倡议采取顽固态度。

我们一直特别关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平民的命运，不论是穆斯林、克罗地亚人或塞族人。在今天通过的第一项决议、第941(1994)号决议中，我们谴责了毫无疑问是由波斯尼亚塞族进行的一贯有系统的恐怖活动和“种族清洗”。我要强调的是，该决议是由安理会全体成员提出的。我们可以从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马佐维耶茨基先生的报告以及安全理事会设立的特设专家委员会的报告中看出，塞族的行径已有充分的记录。甚至连通常情况下发表公开声明时非常谨慎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于9月19日发表了一份新闻稿，指出：

“尽管波斯尼亚塞族最高当局一再否认，但是大规模的驱逐事件在继续发生。”

在我刚才提到的决议中,我们还重申犯有此类罪行的罪犯个人负责的原则。这些人届时必须接受专门设立的国际法庭的审判。这一法庭已经在海牙开始工作。我们要求允许秘书长特别代表、联合国保护部队、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迅速畅通无阻地进入受害地区。

我们相信,通过使用武器或实行弱肉强食的法则不可能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冲突。只有在谈判达成的框架内才能找到持久解决办法,在目前的情形下,接触小组提交的领土解决计划是全面解决冲突的不可缺少的前题。

国际社会应对波斯尼亚塞族拒绝这一建议作出适当反应。因此,我们投票赞成第942(1994)号决议。该决议在赞同接触小组领土建议的同时,提出了实施新的经济及金融制裁和限制,以使应对这一局势负责的人,即帕莱的领导人及其忠实的追随者在国际上受到孤立。

波斯尼亚塞族必须清楚,他们既不能无限期地阻碍和平进展,也不能继续进行“种族清洗”的行径而不受惩罚,因为这一行径是世界良知所无法接受的行为。

获得通过的第三项决议,即第943(1994)号决议决定,由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接受和平计划并决定与波斯尼亚塞族断绝关系,临时、有限和可撤回的终止对该国的某些制裁。显然,在终止制裁生效前,我们必须确个,该共和国当局仍然坚决执行关闭边界的决定(提供严格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援助除外)并在适当的国际核查下有效实施该决定。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只有在继续奉行最近制定的方针才能继续赢得国际信任。这正是该决议的另一方面:如果贝尔格莱德当局如我们所希望真诚地履行其承诺,我们就可以完全孤立波斯尼亚塞族。为此目的,该决议请秘书长根据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指导委员会联合主席提供的资料和结论提出定期报告。前南国际会议已经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之间的国际边界上部署了一个特派团。

我们认为,今天安理会通过的三个决议总体来看反应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冲突目前的变化并为处理这一冲突创造了一个新的书面。我们表示希望，面临全面孤立的波斯尼亚塞族将重新考虑其对接触小组提出的建议，一劳永逸地在这方面结束其人们无法接受的行为。

虽说国际社会，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我们所有人必须一道或单独地避免通过这样一些决定：他们不但远远不能导致朝着达成通过谈判结束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遭到隔离的长期冲突的解决办法取得进展，而且可能危害我们至今取得的相对的成功。只有团结一致，坚持不懈，我们有一天才会看到黑暗过后出现的希望的曙光。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责。

我的名单上没有其他的人要发言了。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本阶段对其议程项目的审议。安全理事会将继续处理此案。

下午9点30分散会